创业时代 2

《输赢》作者
最新长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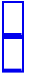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付遥◎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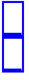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一场惊心动魄的移动互联网大战
揭幕一个风起云涌的众创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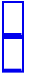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創業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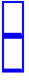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中信出版集团·CHINACITIC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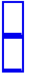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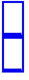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唯快不破







04
创业精神

深圳，企鹅技术总部。

深南大道横贯深圳东西，早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动脉。在深南大道两侧，有数家大型企业的总部大厦，包括招商银行和中兴通讯。企鹅大厦以其年轻的姿态矗立其中，毫不逊色。然而，互联网风起云涌，新浪微博兴起，开心网铩羽，互联网格局为之一变。新浪风头无二，力压其他门户网站，给予投资人无限遐想，股票连连上涨，俨然占据这轮技术革命的有利位置。

互联网企业难以抗拒这股洪流，狐扑老板与娱乐圈关系极深，找来明星助阵，公共汽车上布满广告，声嘶力竭，没人买账，不敢继续烧钱，开始撤退。网通极为精明，正面打不过，转而培养细分市场，时尚、股市、八卦、纵向拓展，路数似乎也不对，声音渐小。

三大巨头之中，受到冲击最小的是电猫和奔狼，电猫独吃电子商务，人人都在模仿，谁都无法超越，风生水起，自得其乐。奔狼依靠搜索赚钱，强在营销体系，核心业务不动如山，静观其变。唯有企鹅技术必须正面对抗，这是无奈之举。企鹅技术依靠即时通信起家，业务都建立在用户黏性之上，一旦用户流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公司的基础就将凭空消失，巍峨壮观的大厦将有什么结局？然而晚一步，处处被动，支撑不住，却不敢稍退半步。

谁知，新浪微博的冲击还没有消退，又冒出一个魔盒。

马幻城在互联网论坛之后，匆匆赶回深圳。第二天，他早早来到办公室，蹲在地面研究幕墙上的数字。这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课，他对数字的痴迷无人能及。助理端咖啡进来，不小心被绊了一下，摇晃欲倒。她年过四十，一直忠心耿耿，一流老板的秘书往往是四五十岁的女士，二流企业才会用年轻貌美的女秘书，这是判断老板水平和志向的简单尺度。马幻城笑笑，取来咖啡喝一口，走回办公桌。桌面极大，左侧是一部手机，显示着魔盒的界面，右侧是罗维的名片，桌面中间摆着十几部手机："有个叫作魔盒的产品，每部手机都下载安装。"

他常下载各种应用，大都当天删去，即便这样，这些手机也无法满足他的要求。秘书对下载流程熟练无比，手指触控，安装完毕，把手机递给马幻城。他走出七八步，在魔盒上发出了指令："三天之内，不用电话和短信，只用这个。"没等秘书回话，下一条指令从魔盒中冒出来："召集会议，全体高管放下一切工作，立即参加。"他思路已成，速度就是一切。

宽阔的会议室的桌子中间摆着一个蓝牙无线BOSE（一款美国扬声器品牌）扬声器。

这次临时会议十分反常，更反常的是，会议室中看不见马幻城。他一向准时，即便出差也会按时通过视频会议系统接入。高管们狐疑地看着，这是什么意思？十点整，秘书举起手机放在嘴边，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奇怪姿势说道："Pony，到齐了。"

Pony是英文"小马"的意思，马幻城的英文名字。秘书这样称呼，公司以外的人觉得不可思议，在企鹅技术却正常无比。这是他们的文化，马幻城对抗官僚文化的坚持。

忽然，一个语音条出现在手机屏幕上，秘书手指一碰，音响放出马幻城的声音："今天，我们尝试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开会，可能让人

不舒服，技术总会颠覆你的习惯，必须与时俱进。”

众位高管不知道怎么回答，也不适应，秘书通过麦克风回答：“好的，Pony。”

马幻城的声音从扬声器飘出来：“移动技术的大潮在排山倒海而来，我们怎么面对这种挑战？”

这个问题没头没尾，极为宽泛，高管们不知道如何去接，再次静静等待。扬声器又传出他的声音：“最近App Store（苹果应用商店）上最新、最热的应用是什么？”

“游戏类应该是鳄鱼洗澡，商用类应该还是Evernote吧。”其中一人回答，马幻城问题中肯定有玄虚。

“中国呢？”马幻城的声音听不出来喜怒哀乐，反而更让人紧张。

秘书操作手机，通过屏幕投射出来，排名第一的是名不见经传的产品，魔盒。这是什么？高管们常关注苹果商店的排行榜，找到好想法集成到公司的产品舰队之中。大多数人事情繁多，看得不认真。一名高管惊讶地问道：“魔盒昨晚还在十名之外，今天就成了第一。”

砰——门被推开。马幻城的手机举在嘴边，这是一个之前未有的、即将流行起来的姿势。他走到会议室最前方：“或许，它下周就消失在浩瀚的应用之中，是不是？”

这种情况十分常见，高管们被猜中心思，一起点头。马幻城的手机扔给秘书，双手撑在桌子上，如同大山一般俯身下来：“我们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竞争按天来算，我们却在等待下一周，梦想对手突然从排行榜上消失？醒醒吧，今天晚上，敌军就会冲入大本营，战刀架在你脖子上，毫不留情地占有你的地盘。你刚娶回来一个好女人，

打算好好过日子，娶回家被窝还没有热，就被别人抢走了。我不是危言耸听，公司越大，越是如履薄冰，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连市场的动态都不知道，就去打仗，找死！”

接连竞争失利，根源在于高管们的倨傲自满。马幻城出言警醒：“开心网，我们错过了。微博，我们也错过了。为什么我们麻木不仁？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过机会？如果再错过这次移动浪潮，我可以肯定，我们就将如烟散去，消失不见。”

马幻城回忆着互联网论坛上受到的冲击，举起手机说道：“互联网论坛上冒出一个魔盒，手机上的即时通信，一个杀手级应用，连中通电信、中国电联和中国电讯那些高傲的运营商也受到威胁。这必是一次颠覆，引爆前所未有的混战。互联网血雨腥风的竞争，唯有魏晋南北朝的大混乱时期才可堪相比。乱世出英雄，盛世出奴才。在颠覆一切的时代中，曾经呼风唤雨的霸主，与默默无闻的年轻人站在一条起跑线上，要拿性命来拼！活下来的才是英雄。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自古英雄出少年，我们却英雄迟暮，步履蹒跚！”

马幻城不罢休，一股脑儿地发泄说：“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企业生死变成常态。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我们怎么办？第一，我宁可死在改革路上，也不躺在过去的辉煌中睡大觉！第二，我不怕死，尤其不怕产品的生生死死。产品有生命周期，与其让竞争对手搞死，不如我们亲手终结它。产品不是你的儿子，是你养的猪，养肥了就要宰了吃肉。所以，我不是扣扣之父！我只是产品经理。第三，缺什么东西就去抢。喜欢女孩就去追，追不上是运气不够，不追一辈子后悔。这个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五的事情，只要有勇气和胆量就能成功！第四，紧跟时代。谁也挡不住发展的洪流，这是生死时速。我们如果停下队伍等落伍者，必将全军覆没！”

马幻城大谈生死观，天马行空，充满叛逆和挑战，高管们一时消化不了。他再次点醒：“别以为我们有多么牛，真正伟大的是那些创

业者。他们狗屁都没有，只有梦想和坚持，思想没有被禁锢，不用墨守成规，这就是创业精神。”

创业精神！这是我们错失机会的根本原因。马幻城渐渐醒悟，公司家大业大，什么都有了，却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最原始的精神动力。他大声质问：“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的创业精神去了哪里？”

马幻城无缘无故说出这样一段话，众位高管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会议室陷入沉默。马幻城闷声坐下，思路回到了自己的创业生涯。他一九九三年从深圳大学毕业，进入润讯通信，工资是一千一百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传呼业辉煌的特殊时代，企业过着天堂般的日子。润讯每年有二十亿的收入，这家企业给了马幻城视野和管理上的启蒙。一九九八年，他提出了即时通信产品的建议，没有引起公司兴趣，这小东西看起来没有一丝前景，根本不可能赚钱。马幻城的提议被否决之后，他的身影便在润讯消失。他创办了企鹅技术。

“对讲机功能不错，应该加进去。”打破沉默的是张至冬，企鹅技术的另一个创始人。他个子不高，圆脸，熟悉他的人叫他“冬瓜”。随着公司成长，他位高权重，大家开始叫他“瓜哥”，以示尊敬。他说话总带微笑，对于技术却极端偏执，常常激动得脸红脖子粗。张至冬是工作狂，兴趣是下象棋，工作空隙会上网杀上一盘。他是马幻城的大学同学中技术最拔尖的一个，即便放到深圳计算机发烧友的圈子里，都是翘楚级人物。据说，他亲手设计扣扣架构是在一九九八年，十年过去了，用户数从百万级上升到数以亿计，这个架构仍然适用，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对此，张至冬很谦逊地否认了，他从来不是居功自傲的人。

“没什么难的，非常简单。”曾梨青说，他是企鹅技术的第三位创始人，在马幻城和张至冬创建公司一个月之后加入。他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简称西电。这所大学名气不如清华北大，在专业领域

却不次于这些名校。曾梨青在一次同学聚会中哀叹：哎，我有个人大毕业的朋友，他的同学都有五六个被“双规”了，我们系怎么一个都没有？西电就是这么踏实的一所大学。柳传志从这所大学毕业。清华北大的学生可以当上国家领导人，却没有一人能创建像联想这么伟大的企业。曾梨青毕业后被分到深圳电信，后来成为互联网的开拓人物之一，是深圳乃至全国第一个宽带小区的推动者。在当年的一个会议上，网络断线，一桌子人都在着急，曾梨青猫腰钻到桌子底下，把线路调通。

曾梨青是个实在人，只有实在人才能做大事。

他们成立公司的时候，做了简单的分工，马幻城负责战略和产品，张至冬管技术，曾梨青做市场。曾梨青还是几个创始人中最好玩、最开放、最具激情和感召力的一个，与温和的马幻城和技术狂张至冬不同，他是另一种类型。在讨论过程中，曾梨青更有攻击性，更像拿主意的人。他身体富态，懂得打扮会说话。他和马幻城出去，常被误认为老板，而外表清秀的马幻城总被认成他的助理。

“我们还等什么？”许晨叶立即赞同。企鹅技术创立的那个年底，许晨叶和陈丹加入进来。许晨叶也是马幻城的大学同窗，又是曾梨青在深圳电信的同事，他像清晨的树叶一般，让创业团队中充满芬芳，又像叶子一样随和。

“对！”陈丹是企鹅技术的第五位合伙人，马幻城的中学同学，拥有律师执照，严谨又有个性。

马幻城没有单枪匹马创业，他们凑了五十万注册资金，马幻城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五，张至冬拥有百分之二十，曾梨青百分之十二点五，许晨叶和陈丹各占百分之十。马幻城选择性格不同、各有特长的人组成创业团队，他还很好地设计了创业团队的责权利。马幻城一开始就注定了并非池中之物，终有一天要鲤鱼跃龙门。

“散会吧，我再想想。”马幻城挥手，宣布会议结束，内心充满遗憾。他大谈企业和产品的生死，就是要抛开扣扣另起炉灶，几个创始人却听不懂，仍然抱着扣扣不放。

这个世界最遥远的距离是，对方明明在你面前，却听不懂你的话。几位创始人集体错愕，马幻城从互联网论坛回来，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当他们要采取行动的时候，他又如同泄了气的皮球，停下脚步。他到底是要搞哪样？

马幻城创业十多年，更多专业人士加入进来，团队越来越大。除了五位创始人，总裁拥有美国密歇根大学电子工程学士学位、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硕士学位以及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曾在麦肯锡从事管理咨询工作，后来在高摩担任执行董事。财务总监是香港人，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毕业，是香港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员和皇家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会员。首席战略官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国人。创业元老和高管们西装革履，坐享名车，身处豪宅，享独立大办公室、私人秘书，锦衣玉食。

他们都是精英中的精英，还能吃糠咽菜，通宵苦干吗？

企鹅技术错过以开心网和新浪微博为代表的社交网络，产品只是表面原因，归根结底，高管们正在丧失创业精神。如果真是这样，公司只能走向腐朽和没落。马幻城烦躁无比，猛然站起来，走到落地窗边看着大鹏湾，看着一波波的潮水。他从潮水中悟出了经营企业的秘诀，什么时候才会有人明白这个道理？那个人才会是我的接班人，他在心里想。

一周之后，高管们再次汇报的时候，马幻城掩饰不住深深的失望。

“在扣扣中加入对讲机功能，与魔盒一模一样。”张至冬主管产品研发，将对讲机功能嵌入即时聊天软件中，并不困难。

“瓜哥，魔盒为什么吸引了那么多用户？”马幻城保持耐心，不厌其烦地启发着。

“界面简洁，用户体验好，抓住了核心。”高管们七嘴八舌，停留在技术层面。

“魔盒的体验为什么好？”马幻城自问自答，“什么是用户体验？简单易用是第一位。功能那么多，操作起来慢得急死人，绝不是好体验。魔盒做了减法，化繁为简，去掉不需要的功能，灵活易用。我们把对讲机放入扣扣的各种功能中，看似十全十美，其实却本末倒置。”马幻城心里急出火来。他说过，不要怕产品的生生死死，意思十分明显，砍掉扣扣另起炉灶。他们没有领会，反而越陷越深。他还说，缺什么就去抢，看见喜欢的女孩就去追。别以为我们多么牛，真正伟大的是那些创业者。这句话的意思更清晰，不要自视太高，我们缺了魔盒，直接并购过来，不用自己开发。他还说过，如果停下队伍等落伍者，必将全军覆灭。这是明显的警告，不赶快行动，没人会管你。

这番话，他们都没有听懂！

打下江山之后，高管们太舒服了，在澳大利亚买别墅开游艇，团购宝马，挥金如土。马幻城却怀念过去热血沸腾的一无所有。如今头顶成功的光环，躺在荣耀中睡大觉，不为梦想只为争权夺利！我创造了企鹅技术，却无力对抗他们的腐败。怎样避免无可奈何的堕落，让我的帝国重新焕发青春，恢复创业精神？

“我们错过社交网络，错过微博，其实不是大事，只是两个机会，是不是？”马幻城气极反笑，说着反话，“你们的产品很好，我

很满意，继续研发，尽快推向市场，会议到这里，散会！”

高管们鸟兽散去，唯有一人留在办公室，不用看就知道是张至冬，四年的大学同窗，十六年的创业伙伴，亲手设计了扣扣的架构，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只有高瞻远瞩的人才能做到。他在公司的股份仅次于马幻城，个人财富超百亿，在胡润的中国百富榜排名第八十五位，在《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也有一席之地，他却始终开着一辆二十多万的中档车。他身居高位，拼在一线，口头禅是，“说再多，都不如亲自做”。加班到凌晨两三点钟是家常便饭，每天晚上，他办公室的灯光照耀员工们下班的路。

张至冬是最伟大的创业者，马幻城常常这样认为。

“Pony，不满意？”张至冬看出了他的沮丧。

“瓜哥，思路不对，我们总做加法，这次还是这样。”马幻城仰望天花板，看到了危机的本质。

“你的意思是？”张至冬不理解做加法有什么不好。扣扣不断增加功能，越来越完善和强大，做减法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另起炉灶。”马幻城的想法由来已久，这是第一次提出来。

“放弃扣扣？”张至冬难以想象，没有扣扣还是企鹅技术吗？

“我们错失良机，就是因为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移动互联网是手机的革命，如果还抱着PC（个人电脑）上的扣扣不放，必然死路一条。”马幻城的心里话只能和张至冬说，得到他的支持，才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Pony，要想清楚！”张至冬不认同。企鹅技术所有的业务都基于扣扣，竞争对手羡慕不已，欲除之而后快，怎么能自己动手砍掉

它？

马幻城内心惆怅，如果连张至冬都不能说服，怎能推动公司变革？公司守着过去的成功经验和产品，有太多的瓶瓶罐罐，谁也不敢冒险。我需要一个叛逆者，炮打司令部，敢把皇帝拉下马，颠覆我的帝国！

张至冬离开，马幻城孤单地走到落地玻璃之前，看着大鹏湾的潮起潮落。怎么办？他无力对抗公司的腐化，就像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崛起时开天辟地，无可抵挡，一旦失去那种劲头，便堕入无可避免的腐朽。企鹅技术也终不能免吗？他沉思着，日头划过天空，向西边坠落，大海一浪推一浪。他下意识地握着从互联网论坛带回的两张名片，温迪和罗维，他们或许就是颠覆的支点。嗯，直截了当并购魔盒队伍是最现实的方案。他把名片递给秘书："约她谈谈。"

温迪是魔盒的投资人，是最佳人选。秘书用办公桌的电话拨出，接通说了几句，又放下电话："Pony，温迪下周能来。"

速度就是一切，马幻城根本等不及，说道："约高摩的彭先生，和他通电话。"

彭祖武是高摩中国总裁，企鹅技术十年前在香港挂牌上市，高摩是全球协调人及保荐人。在香港发行的股票获得六十七亿股认购申请，成功筹集十五亿港元，企鹅技术完成了资本跳跃，高摩获得巨大的价值，双方合作愉快。如今，马幻城已经是中国互联网巨头，和彭祖武既是朋友，又是商业伙伴，不可谓不熟。几分钟之后，铃声响起。他接起电话笑着说道："彭总，好久没见，十分想念，什么时候来深圳？"

马幻城是中国互联网教父级的人物，他没说去北京拜访，而让彭祖武来深圳见他，看似不礼貌。彭祖武欣然接受："是啊，北京已经

是初冬，球场关闭了，我正想去南方打球。”

马幻城寒暄完毕，直接说出正题：“我上周在北京参加互联网论坛，遇到高摩的一位投资人，名叫温迪，您认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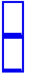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当然，她在风投部门。”彭祖武知无不言，没有保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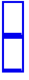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她有眼力，慧眼识金，我想和她谈谈。”马幻城言下之意十分明显，收购魔盒最为直截了当，高摩是最好的桥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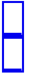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Pony，等一下。”彭祖武按下静音键，让秘书去查航班信息，拨通另外一个电话：“你在哪里？好的，别问为什么，放下工作，出发去机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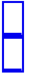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温迪立即答应，她是聪明人，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彭祖武抬头的时候，航班信息呈现在眼前，他拿着平板电脑，回到马幻城的电话上：“Pony，下午三点十五的航班起飞，给您带了些北京怀柔的板栗，很适合煲汤进补。”仅仅三两分钟，温迪已经走出了车库咖啡，赶赴机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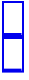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人生就像滑铁卢战役，往往迟到几分钟就意味着战局的巨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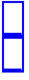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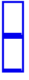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11
小米粥锅

北京，海淀区，北四环，银网中心，凌晨五点三十。

走廊里横着几张行军床，横七竖八地躺着工程师们。他们不分白天黑夜，困了睡，饿了吃，其他时间都在赶工。几位创始人也夜以继日，连续奋战。把他们召唤在一起的是梦想，这是人世间无可匹敌的神圣力量。黄吉吉担纲产品经理，规划和督阵。魔盒指明了方向，研发进展顺利。拂晓时分，宇泰来推开门，进入灯火辉煌的办公室。工程师们正埋头在电脑前编程和测试，他将黑咖啡递上去，跳到椅子上，敲敲玻璃杯，把注意力吸引过来。

宇泰来放下投资人的身份，重新成为创业者，电流般的激情在体内涌动。他声音激昂：“兄弟们，大伙儿连续十天没有出门，辛苦了。我们为什么争分夺秒？周星驰的《功夫》里有句话，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我们憋着这口气，冲到移动互联网的风暴中心，乘风而行，翱翔天空！这是生死关头，闯过去就打下江山，闯不过去，在古代就是身死国灭，现在就是倒闭破产！”

有人在狂风暴雨前颤抖，宇泰来偏向风雷行！向顽强举起胳膊，应声大喊：“痛快！人生难得几回搏！”

工程师们喝下黑苦的咖啡，振奋精神，揉揉眼睛，继续赶工。

“儿子，我儿子呢？”办公室大门砰地被推开，一个老人冲进办公室。

宇泰来认得，老人是向顽强的父亲。他快步走到老人身边："老爷子，天都快亮了，怎么不歇着，跑这儿来了？"

向顽强躲在桌椅后，老爷子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抗议道："宇泰来小子，顽强说加班，晚点儿回家。我等啊等啊，十几天了还没回家，连老子都敢骗！"

宇泰来扶他坐下，目光去找向顽强，嘴里说："顽强在加班呢，一步都没有离开办公室。"

"一步都没离开，吃住在这里？"向顽强父亲站起来，看着蓬头垢面、衣衫不整的工程师们，再看看走道里的行军床，渐渐相信了宇泰来的话。

"我们赶进度，没空回家，我的错。"宇泰来深感不安，很多工程师都有家有口，封闭集中研发，确实不人道。

"你忙你的，我看看。"向顽强的父亲在办公室里转着，办公桌上堆满巧克力纸盒、冰冷的汉堡包、留有残羹剩饭的快餐盒。写字楼里不方便洗漱，他们和衣而睡，共用行军床，被褥发出恶臭的味道。他绕着办公室走了几圈，顾不上找儿子，甩门而去。

向顽强小心翼翼地钻出来问："我爸走了？"

"走了，老人家好像生气了。"宇泰来于心不忍，向大家问道，是不是放个假，回家看看?

"不用，赶完这个版本再说。"向顽强摇头。

"宇总你四十了，周博士快六十，你们都在这里，我们哪好意思回家？再说我们这些'程序猿'连女朋友都没有，回家干吗？有这个够了。"一名工程师指着屏保上的苍井空，笑哈哈地说。

向顽强夹着一卷图片过来，先问大家困不困，累不累，然后双手一抖，苍井空的各种撩人海报展现。他叫了几名工程师："创业自有黄金屋，创业自有苍井空。来，贴在墙上，解困！"

"好！一鼓作气，直捣黄龙！"宇泰来是做大事的人，绝不婆婆妈妈。他把此情此景记在心中，唯有创业成功，才能涌泉相报。

工程师们埋头编程，偶尔抬头看看苍井空解困，打满鸡血继续干。转眼间天色放亮，肚子咕咕叫，他们连续熬夜，吃饭的时间都被打乱。宇泰来又蹦到椅子上："兄弟们，我十分惭愧，不管加班多忙，也要吃饭睡觉。现在大家放下工作，去吃早饭，这是命令！"

"饿是真饿，想想楼下那早餐，算了吧，实在不爱吃！哎，怀念爸爸的小米粥，配上两碟小咸菜，一小碗豆腐乳，雪白喷香的大馒头。"向顽强捂着肚子，舔着嘴巴说。

"别做梦了，干活儿，今天测试完毕，下周上线，就能回家喝粥。"洪风走出来，驱散众人。喝碗粥，洗个澡，是他们此时此刻最大的渴望，宇泰来鼻子发酸。

"来喽！臭小子们！"一个声音从走廊里传出来，声音耳熟，正是向顽强的父亲。他拖着行李车在门口喘口气。上面是一口大锅，把手上挂着几个塑料袋。他实在扛不动，冲里面喊道："顽强小子出来搭把手，这锅忒沉，我费了牛劲儿才扛上来，你妈手都烫个大包。"

向顽强颠颠地跑过去，卸下大锅放在桌子上，两个老人能把这锅运到这来，真是奇迹。宇泰来掀开一看，一锅热气腾腾的小米粥。老人解开塑料袋，金黄的浸着醋汁和辣椒的苤蓝丝，肉末炒的榨菜丝，切成丁儿的泡菜萝卜。老人解下背包，里面是几十个雪白的馒头："这么冷的天儿，也没凉。"他向工程师们招手："孩子们，我不知

道你们干吗，只知道这是正经事儿，不能回家吃饭就别回，给你们送来，一样好吃！来，趁热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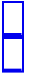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工程师们噙着泪水看着。他又从塑料袋中取出一次性碗筷：“哎哟，忘记带勺子啦，这怎么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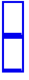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宇泰来和向顽强抬起粥锅，将小米粥分入碗中：“兄弟们，趁热喝，不能辜负老人家的这份儿心。”

向顽强的父亲计算过分量，二十几名工程师都能喝上。他们端着碗，呼呼啦啦喝起来。很多年后，宇泰来回忆当时的场景都热泪盈眶。他还记得，向顽强的父亲把行军床上的床单和被罩都收起来，拿回家清洗，工程师们加班之后就能钻进新洗的带着清香的被窝。

后来，坊间有了一个有意思的趣闻，这家公司的名字就源自这锅金灿灿的小米粥，产品也以此命名。传言中更逗的是，宇泰来把这口装满金黄小米的黑锅供起来，悬挂在墙上，周围贴着各种挑逗的苍老师图片，新员工上班第一天都要来感受和膜拜。宇泰来说，这口锅象征着创业精神，无论公司多么成功，这口锅都必须供着。后来有人请书法大师写下“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条幅，贴在粥锅的两侧。

宇泰来集合了七个最顶尖的人物，通宵苦干，用极限的速度进行开发测试，仅仅领先一小步的郭鑫年完全无知无觉。





14
八字秘诀

就在罗维聚集旧部的时候，对手也没有闲着。

煮粥的黑锅挂在办公室正中，两边的条幅写着刚劲的八个大字“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墙壁上贴满苍井空的撩人海报。工程师们和市场人员聚集在一起，随着最后的界面演示结束，爆发出激烈的掌声，一款完美的产品已经诞生！

宇泰来用投影机将产品的标识投射出来，说道：“今天，我们完成了产品开发和测试，只是开始。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伟大的想法、技术、资金、团队和品牌都不是核心竞争力，速度才是！魔盒冲在前面，领先一大截，就像飞速奔跑的蚂蚁。在我们身后一步之遥，聚集着互联网巨头们，奔狼、电猫和企鹅技术，是蓄势待发的猛兽。与他们相比，我们是一只小老鼠，慢一步就会被踏成肉泥！”

宇泰来突然中断，拍着自己的脑袋说：“还有一件事，我忘记说了，产品的名字。”他转身从桌子后面举起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两个大字：幂聊。

“为什么叫幂聊？”一名工程师小心翼翼地问道。

“呵呵，因为宇总是杨幂的粉丝呗！”一个女孩子悄声说道，惹来一片笑声。

“幂，这是速度的源泉，互联网思维模式的核心！”宇泰来兴奋地跳下桌子，左手揣兜在会议室中走来走去：“迄今为止我是个失败者，一个被互联网颠覆的人。我在孤山软件二十年，遇到的最大危机

就是互联网。本来我觉得自己搞的是高科技，知识型经济。互联网来了，孤山瞬间变成了传统产业，快速落伍。我们给大学毕业生每月两千块钱的薪水，互联网企业给两万，我彻底蒙了。我觉得互联网是泡沫，虚拟经济，不长久的，没戏！我当时就是这么对待大趋势的，傲慢、漠视、顽固！可是，一家家传统企业被互联网颠覆和毁灭，孤山就是其中之一。当我看清这一点的时候，开始探索，否定自己，创办卓越网，二〇〇四年卖给亚马逊。我那时认为，互联网就是一个工具，和蒸汽机一样，一次技术革命，带来了生产力提升。我很长时间都是这么理解互联网的。后来，我又思考了两三年，发现还是停留在表面，后来的后来，很多伟大的公司也败下阵来。诺基亚CEO（首席执行官）约玛·奥利拉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输了，说完泪洒当场。诺基亚是一家值得钦佩的公司，但是，他们真没有做错什么吗？

世界变化太快，自己不变，就要被别人变掉。我在孤山也没有错，但是思维跟不上这个时代，就会被淘汰！互联网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用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市场。我不断地总结和实践，提炼出互联网思维的八个字。基于这八个字，我们七个老男人创建了这家公司，无论对手多么强，我都不畏惧，因为有这八个字。”

宇泰来用麦克风挡在嘴边，继续阐述自己的理论。他以前只言片语地说过，今天第一次在所有员工前讲出来。他抬高语调，开始阐述八字秘诀：“诺基亚败在哪里？他们每年都制造数百款手机，好像给客户更多选择，其实客户根本记不住，反正我记不住。诺基亚把自己和用户都搞晕了，生产、制造、库存管理都有问题。苹果每年只推出一款产品，乔布斯为了测试iPhone手机屏幕，将一串钥匙和手机放在裤兜里，整整一个星期。所以iPhone是一款艺术品，而不是粗制滥造的工业品。当你专注的时候，才能认真注重品质，公司上上下下都关心。互联网之前是工业时代，流水线大规模生产，现在必须‘专

注’，我们要艺术品！所以诺基亚虽然有上百种产品，却被打败了，输在不专注！”

大家被他的理论吸引，伸长脖子倾听。宇泰来继续说：“然后是‘极致’，体验的极致。什么是体验？就像你找男朋友，既要人品好，又要高富帅，还要家世好，学历高。这样好不好？这么好，就是不对你好，你的体验是好还是糟糕？所以条件不重要，重要的是足够爱你宠你，宠到极致，你就是幸福的女人，面面俱到不如一个爱字。什么是爱？是忠诚，是唯一，说来说去还是做减法，化繁为简才是真正的体验。我们不追求广度，而追求深度！”

宇泰来讲得兴起，精彩语录接连不断：“接下来是‘口碑’。互联网的本质是信息革命。我们以前在电视上砸广告，说自己的产品好，消费者越来越不信广告了。在互联网时代，口碑已经量化了，比如你去购物网购物，看厂家的自吹自擂吗？你只看评论，尤其是差评！在互联网上的传播如此容易，口碑快速传达到每一个消费者。如果产品有瑕疵，坏事传千里，分秒之间，负面口碑就形成了。在这个时代，你不能忽悠用户，好产品是口口相传做起来的，一个传一个。如果产品不过硬，就靠吹牛、靠营销，是靠不住的。就像魔盒一样，不宣传自己，一百人，两百人，四百人，八百人……像滚雪球一样滚动到四百万用户。可是，好产品不一定有口碑，便宜的不一定有，又好又便宜的有时候也没有口碑，必须超过用户预期。这方面来说，海底捞教育了我。服务员真心笑，他们为什么高兴，不就打一份工吗？他说，您知道吗，我四十来岁一个下岗工人，在海底捞每个月可以拿到四千多，我睡觉都可以笑醒。我停车的时候前面被其他车挡住了，我本来以为他们会广播通知那个坏司机，结果呢？人家叫来十几个服务员，当场就把那辆乱停的车抬走了。我看傻了，惊呆了，这才是口碑，这就超过了我的预期。当产品和服务超过预期，就能够被口口相传。”

宇泰来即将公布第一款产品，它既是互联网思维的试验田，也是获取粉丝的核心，被寄予厚望。他却仍然大谈互联网思维："还有一条是什么？也就是第七个字是什么？'快'！就像《功夫》里说的，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我喜欢历史。明末的时候，袁崇焕在宁远用红衣大炮重创清军。皇太极一生征战，鲜有此败，又怒又气。可是没多久，清军入关建立政权。我就在想，为什么明朝用红衣大炮打不过八旗骑兵？明军的红衣大炮难以运动，清军是骑兵，打不过你，总能跑吧？明军速度慢，胜不能追，败不能逃！那么大的一支军队就败在速度上。胜能追，败能逃，这就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意思。所以，兄弟姐妹们，打赢此战的秘诀只有一个！"

向顽强率领工程师一起高喊："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在以往的工业时代，大鱼吃小鱼；在互联网时代，快鱼吃慢鱼！"宇泰来双手交叉，后背微弯，一边走一边思索，像足了乔布斯，"可是，这样就出来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更快？"

宇泰来走来走去，显见答案还没有完全在心里成形。他举起手机，显示出"幂聊"两个字："我讲个故事给大家听，《一千零一夜》里面的故事。有个国王非常昏庸，国家全靠贤良的宰相支撑，可是国王不喜欢宰相，欲除之而后快。国王喜欢下象棋，叫来宰相下一盘，宰相同意。国王阴险地笑着问，你输了怎么办？输了说明你无能，无能的宰相要杀头！宰相也笑了，万一陛下输了呢？您看，这是棋盘，总共六十四格。如果您输了，只要在第一格给我一粒麦子，第二格两粒，第三格四粒，以此类推就行。几粒麦子而已！国王立即答应，最后，他果然惨败，结局是什么？"

"国王破产了。"一名工程师快速回答。

"哦，为毛？"宇泰来明知故问。

“填满第六十四格是二的六十四次方，大概是四十三亿。”这名工程师喘了一口气说道。

“在数学上，我们把六十四称为什么？”宇泰来越想越清楚，语速越来越快。

“幂！”

“对，就是幂。如果我们每年改进一点点，就是一次方，幂是一。每月改进一点点，幂是十二。如果每周改进，幂是五十二。如果每天都改进百分之一，幂就是三百六十五，一年下来是多少？”宇泰来计算不清楚了。

“三十七点七八。”这名工程师直接喊出答案。

“这就是‘幂’的力量，就像核裂变一样，一生二，二生四……我们每天与客户密集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快速迭代产品，缩短迭代周期，确保每天进步一点点！持之以恒，我们就能保持极速！”宇泰来举起手机，展示出幂聊：“我把这个小小的语音产品称为幂聊，这是互联网思维的第八个字，这是不外传的‘幂’诀！”

“我们每天进步一点点，昂扬向上的幂，是什么？”宇泰来问道。

“扬（杨）幂！”

“千万不要退步一点点，这是什么？”

“缩幂！”

“你们知道杨幂为什么这么红了吧？”宇泰来哈哈笑起来。他想通了一个关键，让他的互联网思维落地的第八个字，幂，快速迭代的

频度。他说完坐下来，打开电脑，向苹果商店上传文件，蓝色滚动条终于满格，意味着上传完毕，经过审批就可以提供下载。他站起来把键盘推开，扫一眼会议室，发布命令："产品即将上线，不能懈怠。从现在开始，每人想出三条市场宣传的建议，详尽计划，列出可用的媒体资源，下班前发到我的邮箱！全体市场人员一个月内禁止休假，进入作战状态。每人两倍薪水，今天打到银行账户，保持速度的关键在于幂，半天检查一次。"

宇泰来仍然心事重重，与其他六个老男人进入会议室，打开电视机，播放周星驰的《功夫》。他们看了几十遍，七个老男人一起对着屏幕发呆。"唯快不破"意味着，你必须一拳快似一拳，一拳强过一拳，快速迭代，就像无尽的浪潮冲向对手，直到把他淹没！那时，最致命的产品才横空出世！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执行力超强的向顽强说，心里却在琢磨。

"源源不绝，一波胜似一波，一波更比一波强，生生不息。"宇泰来说道。

"幂聊是第一波，第二波是什么？"向顽强问道。

"我本以为那是第二波。"卡通形象的黄吉吉说。

"绝美线条，弯月弧线，丝绸般的触觉，湖面般的晶莹，水乳交融，浑然天成！我还在寻找。"设计大师刘的说。

"宁等完美无瑕，也不要临时拼凑。"宇泰来点头。

"那是我们至关重要的一步，不容有失。"文质彬彬的林宾说，他们三言两语之间，排除了那个选项。

“那么，UI（界面设计）？”有二十年手机设计经验的周博士说。

“同意。”聪明绝顶的洪风说道。

“一千万，再打第三拳！”向顽强也赞同。

七个老男人天天泡在一起，讨论过无数遍，思想高度统一，对话简洁，不需主语和谓语，更不需要一个完整的句子，就能够心灵相通。他们对话的大意是，向顽强问幂聊上线之后，下一步做什么？黄吉吉说，应该推出那个秘密产品。林宾说时机不到。刘的说，我还没有找到最完美的设计。宇泰来同意推迟。最聪明的洪风提了一个建议，谷歌的安卓系统其实是一个半成品，需要二次开发。周博士确认了他的想法。向顽强说，幂聊和新手机操作系统的用户数达到一千万的时候，再推出决定性的伟大产品。

很多人说的时候还没有做，优秀的人说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做了。洪风不仅绝顶聪明，而且非常优秀，他说出来的时候，往往已经做完了。果然，他拿出手机连接到电视屏幕上：“我在谷歌的时候就有一个想法，完美的手机界面，立方体的滚屏，易于操作的文件夹功能，精选的应用，预装软件产品的平台。”

洪风开始演示这个界面，未来产品的面纱，朦胧的绝美身影。七个老男人如同石化一般，久久不语，仿佛将陈年佳酿含入口腔，不舍得立即吞掉，在舌齿间流转和品味。

这是完美的第二拳，七个老男人还有藏于实验室的第三拳。

“这是不能输的一件事，我无数次想过怎么输，要真是输了，这辈子就踏实了。”宇泰来尽管早已成为宇泰来，但尚未成为最想成为

的那个人。现在，他面前的机会越来越清晰，他要打造中国第三家市值百亿美元级别的公司。

这不仅是宇泰来成就梦想的机会，也是治愈心结的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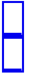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不能输，输了这辈子就踏实了。

这个梦想不仅属于宇泰来，也属于另外六个老男人。

这个机会，他们不会放过。

这是七个老男人的宿命！

宇泰来每天都这么想，很多遍。他有足够的钱，可以环球旅游，出国游学，购买游艇豪车，混娱乐圈。但他都没有兴趣，他只想成为梦想中的那个人，一个开天辟地的创业者！



16
指间沙

感情像沙子一样，你以为抓住了，其实正在指缝中流淌消失。

魔盒团队搬走，苏药留守在车库咖啡，对着林佳玲的自行车发呆。在那天高摩的会议上，他见到了彭祖武，感觉到林佳玲异样的神情，他们两人落在最后，不知道说些什么。苏药不想打听，更不想绞尽脑汁去猜测。林佳玲知道自己要什么，谁也改变不了她的选择。

苏药回到车库咖啡，慢吞吞地喝着咖啡。这里挤满创业者，不因为魔盒团队的搬走而冷落。这里有原汁原味的创业精神和白手起家的劲头，苏药不喜欢高楼大厦，那里和腐朽没落的大公司有什么区别？循规蹈矩，每天为股东赚钱，非他心中所爱，他要的就是这份简单和质朴。车库咖啡名声越来越大，有人寻求连锁合作，开设分支机构，愿意提供更好的免费场地，苏药都拒绝了。他相信，很多事情值得坚守，不为别人，而为自己。

杨洋阳和卢卡急匆匆进来，神态与往常不同，将手机塞给苏药，显示出与魔盒一模一样的界面，只是颜色变成蓝色，幂聊！苏药不寒而栗，打了几个电话，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快，给大愚打电话！”

“联络不上，电话不通。”杨洋阳欲言又止犹豫着，实际上，郭鑫年每天中午才来办公室，下午五六点就跑掉，有的时候还会消失两三天。

“安卓版本做得怎么样？”

“一团乱麻。”杨洋阳既担心卢卡的固执，也讽刺过郭鑫年的懈怠。

“幂聊融资两千万美元，宇泰来亲自出马，创业团队分别来自谷歌、微软、摩托罗拉和孤山。”苏药汇总了各方面的消息。宇泰来用顶尖的人才和雄厚的财力，最短的时间内拿出了产品，自己这边却在睡大觉，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卢卡对照着苹果版本和安卓版本做出了判断：“苹果的和我们一样好，安卓更好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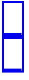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这是对产品的盖棺定论，宇泰来的七个创始人都是顶尖人才，产品毫不逊色。三人沉默下来，等到郭鑫年才能最终拿出对策，卢卡着急上火：“大愚去哪儿了？电话也打不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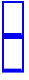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苏药最近与郭鑫年走得远些，不太明白：“以前大愚总是二十四小时开机的。”他直觉不妙，在团队中替代了林佳玲的角色，“必须提速，才能不被追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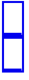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春宵苦短，只争朝夕。”杨洋阳苦笑一下，郭鑫年肯定与温迪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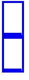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他们只好等，郭鑫年赶到车库咖啡的时候，时间接近中午，摆弄着幂聊，不屑一顾：“抄袭，赤裸裸的抄袭。”他不信山寨产品能够超过原创，跷着二郎腿，心中笃定，头脑空白。他只有隐约的线索，魔盒还是赔钱的买卖，解决赢利的问题才能笑到最后。对于幂聊，他束手无策，唯有加快新产品的研发步伐。可是，无论从技术实力还是推广能力，他都远不如宇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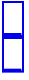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幂聊加入战团，挑战魔盒，其实最终的赢家还没有上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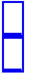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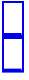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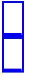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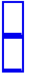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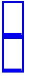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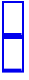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27
下一场战争

温迪电子邮件中透露出来的信息，表明她隐秘地操作着什么，很可能正在物色魔盒买家，这一切没有逃出那蓝的直觉。有能力收购魔盒的公司，无非奔狼、电猫和企鹅技术三家巨头，她必会多方比较，获取最大利益。那蓝打出几个电话，消息传回来。奔狼主战场是人工智能，对于语音产品犹豫不决。电猫表示出浓厚的兴趣，这家依靠电子商务发展起来的公司，急需大量用户直通电猫进行交易的手机入口。

那蓝抬头看着那幅移动互联网趋势的图片，她已经请人打印挂在办公室里。魔盒和幂聊是入口之战，企鹅技术即将加入，马幻城是即时通信的王者，即便奔狼和电猫都无法与之抗衡。换句话说，魔盒和幂聊终究是为他人作嫁衣，没人敢在这个领域捋虎须。

这是一场必输的滑铁卢。

那蓝仔细看着这幅图片，既然这是一场入口之战，下一个战场在哪里？通信、餐饮、交通、地图、娱乐、教育，还是金融？所有战争一起爆发，还是打完一场再打下一场？

互联网潮水向传统经济包围，真正的主力军是那些创业者。他们冲在第一线，寻找机会，虽然大多数攻击以失败告终，不少创业者战死沙场，永远有一波波的创业者踏着失败向前猛冲。

那蓝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职责：寻找创业者，竭尽所能，给予帮助。她站起来，取下这张挂图，来到彭祖武办公室门外，敲门进入：

“彭先生。”

彭祖武摘下眼镜，看着那蓝：“怎么样？”

那蓝将这幅图片展现在彭祖武眼前，最底层是通信功能，一旦打开这扇大门，餐饮、交通、地图、娱乐、教育、金融就会成为新的战场。那蓝找到了投资方向：“彭先生，移动互联网是前所未有的技术浪潮，将带来空前的机会，我想申请加大投资力度。”

彭祖武站起来，入口之战的硝烟还没有散去，就在未来的战场上布局，会不会太早了？那蓝猜到了他的疑虑，将一份报告送到彭祖武眼前，这是她这段时间约谈的创业团队，都是每个领域的前两名。彭祖武低头看去，吃了一惊，大众点评网、去哪儿、携程、豌豆荚、购物网、喜马拉雅、咕咚、猫眼电影、掌阅、一嗨租车、高德地图、美图秀秀、滴滴打车，甚至连陌陌都在名单之上。

“你估了没有，大约需要多少资金？”彭祖武却不含糊，飞快地向下推进。

“一百亿美元。”那蓝知道这个数字绝对是惊人的。

这么多？彭祖武果然吃惊，按照他的设想，高摩只是试探性开展风投业务。按照那蓝的计划，风投反而变成了主业。他抬起头来，认真说道：“太多，先给你五十亿，但我先要向总部汇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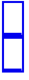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那蓝灿然笑起来，她没打算拿到百亿美元，使用了小小的谈判技巧便能得到一半，也算满意。其实五十亿美元并不算多，电猫、奔狼和企鹅技术都是千亿美元的体量，但这笔投资足够她收购创业者，与三大巨头周旋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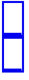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彭祖武仍然思索着那蓝的提议，明白了她背后的建议：“所以，你建议高摩将投资重点从PE（私募股权基金）转向互联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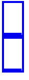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高摩是投行，业务重点是推动极有潜力的企业上市，这其实是投资的晚期，基本不参与最早期的风险投资、A轮、B轮和C轮。如果真拿出五十亿美元投资初创的互联网企业，这就是巨大的转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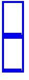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彭总，传统行业和互联网，应该选择哪个行业投资？”那蓝取出一份文件，这是明年将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名单：电猫集团很可能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IPO（首次公开募股）交易；梦创天地，这是一家手机游戏发行公司；迅雷、智联招聘、购物网、聚美优品、途牛网、猎豹移动、新浪微博、新浪乐居、爱康国宾、达内科技。在这十二家即将赴美上市的企业中，互联网公司竟然占据了十席。

彭祖武预见到了这个趋势，互联网公司崛起极快，已经不能用传统的投资思路来指导，所以他让那蓝组建风投团队，专注互联网投资。想到这里，他忽然笑了：“既然温迪专注在魔盒，你就好好分析一下互联网公司的投资策略，找出值得投资的创业团队。”









第四章
灵魂伴侣

32
叛逆和颠覆

罗维的处境愈加困难，新产品不能上线，研发小组陷入停顿，身边气氛压抑。工程师们无所事事地走来走去，目光中都是困惑，罗维无法解释。他迟迟等不到马幻城的上线许可，却得到通知，参加产品战略会议，他立即意识到，这将是被围攻的会议。他在广研所的秘密研发，瞒得住外人，却不可能瞒住企鹅技术内部。他进入总部大楼，敌意从四面八方笼罩过来。果然，罗维刚刚上会，介绍完产品，就成为攻击的焦点。

“你的产品和扣扣是什么关系？”张至冬极为偏执，激动得脸红脖子粗。

“瓜哥，我们想做减法。”罗维解释着。

“竞争对手千方百计想打掉扣扣都做不到，要我们自己动手吗？”曾梨青负责市场营销，所有的产品线都基于扣扣，这等同于废掉这些现金牛，他挖苦中带着严厉的指责。

“扣扣基于PC，新产品基于手机，生态环境完全不同，手机屏幕就巴掌这么大，不可能增加那么多功能。我的设想是，新产品永远基于手机，不会进入桌面PC端，当然不会废掉扣扣。”罗维反复解释，口干舌燥。这几位创始人共同创造了扣扣，充满感情。

“扣扣完全可以集成对讲机功能，我想不明白，你到底要干什么？”陈丹拥有律师执照，虽然变成不折不扣的互联网人士，却一直保留着严谨的习惯。

“体验不一样，新产品把对讲机当作核心功能，抓起来就能用。”罗维再次叙述研发理念，用户体验并非线条、美工、色彩和界面，这都是锦上添花。体验的核心是易用性，易用性又来自极简，极简又必须学会做减法，满足核心需求，而不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这就是新产品的定位。

“总之，不能导入扣扣联系人。”许晨叶懒得辩论，直接说出结论。

四位创始人都说话了，唯独马幻城一语不发，他观察着形势。扣扣是他们的孩子，也是他们一辈子的骄傲，扣扣也是企鹅的成功基石。然而，时代在改变，互联网正在移动化，他们躲在总部大厦之中，高高在上不接地气。功成名就，百亿身家，宝马、别墅、游艇、美女环绕，还能理解普通用户的心理吗？罗维做出了一款不错的产品，却找不到商业模式，无法承载企鹅技术的产品舰队，更不能带领这支舰队出海征战。他能够成为企鹅技术未来的领军人物吗？重担能够交给他吗？他只是一个年轻人，分量远比不过创业元老。

“另起炉灶多此一举。我建议，这个产品团队并入总部产品基地。”张至冬恼怒之下，提出最终的解决方案。罗维在广州偷偷研发，早已激起很多人不满，将广州那些人收编起来，才能一劳永逸。

“我同意。”曾梨青举手支持。

“早该这样。”陈丹说道。

“同意瓜哥。”许晨叶看看马幻城，并购罗维的团队，放在广州秘密研发，是他的主意。

马幻城充满担心，他心里只有模糊的方向，没有把握，能够看出未来趋势的人，才能成为未来的领军人物。可是四位创始人死守PC思

维，罗维似乎也没有完全吃透。可是时间不等人，难道要我亲自上阵？

创业团队危在旦夕，一旦被并入总部，产品还怎么研发？罗维俯身取出电脑，连接投影机说道："我想请大家看段视频。"

张至冬看了开头，认出何小芒，怒气冲冲："这视频和产品会议有什么关系？"

笑声却打断了他的怒斥，他坐下去，也忍不住笑出声来："这个何小芒，有种！"

在视频中，何小芒向客户说了一大段话，毅然脱掉西服和衬衣，直到被保安裹进床单。画面一闪，视频进入何小芒在餐厅向小如表白的情景，直到屏幕一黑，视频结束。几位创始人沉浸其中，深受感染，品味着视频的含义。罗维关掉电脑，缓缓说道："这女孩名叫小如，美丽聪明又可爱，不用我说，你们都看见了，小如不喜欢异地恋，不让何小芒来广州。我做了她的工作，她同意给何小芒一年时间创业，然后就必须回到她身边。她在何小芒来北京的前夜，把第一次献给了他。这就是我的创业团队，我们抛弃一切，来到广州，因为我们不服输，不放弃，排除万难也要把产品做出来！

"我们就像十几年前的你们，我们害怕、彷徨，可能犯错和失败。我们永远不退却，我们就像何小芒一样，砸掉了曾经最珍贵的宝贝，我们一往无前！"罗维一向温文尔雅，在这个关头终于爆发。

"移动互联网大潮即将袭来，没人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谁都可能看错，但是我们必须勇敢向前。我们可能跌落海中，呛口水，甚至还要牺牲几个兄弟，可是我们永远不会后退！"罗维被逼到绝境爆发，气势已经压过了几位创始人。

“你们可以将我们并入总部。”罗维慢慢坐下，双手放在桌上，让步之快不可思议，“我们这些人是没有家的，有了想法，即便凌晨三点，也跑到电脑旁边工作。我们没空剪发，懒得洗头，睡在办公室的行军床。我们没有豪华汽车，只有自行车。我们沉浸在互联网世界，乐在其中。你们肯定理解，因为你们创业的时候也是这样。如果要把我们并入总部，请和我们一样。”这是罗维脱胎换骨的一天，积蓄许久的痛苦和悲伤化为勇气，一吐为快。在这之前，他常想回到IBM打工。从这天起，他断去了这种想法，义无反顾地踏上创业之路。

张至冬愣住了，他十几年前也做过同样的事情，这才是原汁原味的创业精神。他有老婆孩子，身体又不好，像十几年前一样吃住在办公室，我可以做到吗？其他几位创始人事业有成，再也不像过去那样艰苦奋斗，面面相觑，谁也不敢答应罗维。

马幻城心中为罗维喝彩，这正是他要千方百计找回来的创业精神。产品是人做出来的，只有创业者才能做出颠覆性的伟大产品，看不清未来又算什么，只要我们努力探索！

正在主管们不知所措的时候，手机滴滴响起，来自温迪的短信。罗维看完说道：“Pony，魔盒股东正在开会，打算卖出。”

“魔盒卖出？”马幻城正在从PC战船跳到新战舰上，罗维的新产品是一艘，魔盒是另外一艘，时机稍纵即逝，不能耽误。会议陷入僵局，暂时不可能达成一致。马幻城当机立断：“你去北京，和他们谈。”

“好的，我去机场。”罗维毫不拖泥带水，机票也不订，说走就走。几个创始人目瞪口呆，他们出差总要和老婆孩子打个招呼，的确做不到罗维这样毫无牵挂。

罗维离开会议室，在出租车上缓缓情绪，拨通温迪电话：“快到机场了，北京天气怎么样？”

室外乌云滚滚，此时正值北京雷雨季节，温迪极为忧虑：“可能要有雷雨。”

33

上天会给你一扇窗

那蓝走在微雨的创业街边，这是一条极短又不起眼的小路。自从车库咖啡火爆，创业者聚集而来，十几家创投机构纷纷效仿，更多更先进的创业孵化基地在这里落户，天使汇、3W咖啡、黑马会。街中间还有一家采用互联网思维的西少爷肉夹馍，街道顶头是即将开业的纪念霸道总裁爱情的奶茶店。那蓝偷笑，现在肉夹馍和爱情都有了互联网模式。她不顾形象，举着一个肉夹馍和一瓶冰峰汽水，味道对了。啊，时间到了！那蓝逛得忘记了时间，才想起今天的创业论坛，急匆匆向3W咖啡走去。二楼的交流大厅中挤满听众，见到那蓝便知非凡，齐刷刷让出一条通道，直通第一排的投资人座位。

“创业的时候，我告诉自己专心做公司，不出来分享所谓的经验，还在创业就出来讲，都是吹牛。这次出来，是因为我处境艰难，需要你们的帮助。”凌步创始人程啸虎站在讲台上，看着第一排的投资人。他毕业于北京化工大学，二〇〇五年进入电猫集团，很快晋升为交易宝事业部副总经理。他前段时间离职创业，做出一款打车软件，名叫凌步，正在寻求资金：“我们生活在伟大的创业时代，也活在三大巨头的阴影里，杭州的猫、北京的狼和深圳的那只企鹅。我就奇怪了，企鹅应该待在南极，跑到深圳那么热的地方，还活得挺好，不能不让人佩服。我不怕，因为是狂啸的老虎！有人说，如果三大巨头盯上你，找你谈，这是好事，说明你引起了他们的重视，你就二话不说赶紧卖给他们。如果他们没来找你，说明你做得还不够大，没引起他们重视，这是巨头的时代。”

台下一片哄笑。旁听讲座的还有全国各地的创业者，他们或许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即将开始创业的历程。那蓝作为投资人坐在第一排，这是不错的经验和财富，如果早些听到，魔盒也不至于被企鹅技术打得满地找牙。她举起手，会场鸦雀无声，其他投资人心甘情愿收回举起的手，谁不愿意听这个优雅无比的投资人说句话？哪怕听听声音都是好的。

“在细分领域，三大巨头并没有太大优势，比如游戏、购物、交通、餐饮服务。”

“说得对，在细分领域做到最好，就能够打败巨头！”程啸虎握紧拳头，赞同那蓝的说法，“比如我自己，我在电猫做交易宝的时候，有了做打车软件的想法。这不是我的工作范围，老板当然不让我做！我只好自己创业，就这么简单。巨头们有严密的组织结构和分工，你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必须听从老板的，听命于KPI（关键绩效指标）。你连想法都不能坚持，怎么做出新的业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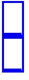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你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另外一名投资人问道，他们正在筛选创业项目，需要了解资金用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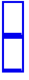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创业是一个过程，我不知道哪个最大，只是不停地补齐短板。”程啸虎急需资金支持，开发产品并组建线下队伍，发展司机和乘客，“我在电猫集团做地推（地面推广）出身，缺乏技术合伙人做产品，现在的产品是外包方式。坦率来讲，我完全不懂技术分iOS（苹果公司开发的移动操作系统）端、安卓端、前端、后端，外包团队做了两个月，交付的产品完全不能用。”程啸虎创业的每一步都异常艰难。“我需要资金，组建技术团队。人总要为不了解的领域付出代价，创业没有侥幸，我正在补短板。但我相信，看准方向，努力到无路可走，上天也会给我打开一扇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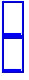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程啸虎的时间用尽，轮到投资人提问。主持人不问程啸虎，反问那蓝：“作为高摩的投资人，你会投资给他吗？”这个问题毫不含蓄，其实是问凌步打车的商业模式，既考验程啸虎又掂量那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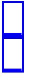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我们在美国投资了优泊。”那蓝简单回答，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在手里的约谈表格上画了一个对勾，起来交给程啸虎。这是路演中好玩的安排，创业者介绍完毕之后，有兴趣的投资人可以发出邀约，继续洽谈。

这意味着路演的成功，照例爆发出掌声。那蓝默默收好记事本，走出3W咖啡。向北五十米就是车库咖啡，魔盒的创业团队搬到了逼格更高的CBD。她被温迪取代，便安心按图索骥，寻找新的投资对象。还能找到像魔盒那么耀眼的明星吗？她走进车库咖啡，买了一杯饮料，坐在靠窗的位置，静而寡欢。我的情感中竟与这里血脉相连。坐了许久，她又想起今天遇到的程啸虎，与郭鑫年有相似的地方，又有很大的不同，就像他的名字，他是一只狂啸的老虎。他真的能够打败北京、深圳和杭州的那三只动物吗？









38
釜底抽薪

温迪暂停会议，走到小会议室，避开纷争，找到罗维的号码，心里有说不出的渴望。忽然门外走廊脚步声响起，她忽生预感，开门出来，正是罗维，两人有段时间未见，罗维在广州好像完成了突破，器宇轩昂，散发着奇绝的魅力。温迪差点儿扑进他怀抱，想想会议室内的郭鑫年忍住冲动，以平静的语气说：“罗维，你来了。”

“你瘦了。”罗维看着温迪，她从来没有这么憔悴。

“没关系的。”温迪犹豫一下，在罗维面颊轻轻一吻，才返回会议室，定定心神，向众人说道：“我还邀请了另外一家有意向的公司，他已经到了。”

温迪拉开大门，一位腰板挺拔的男人走进会议室，那蓝“啊”了一声。她在一年前第一次见到罗维的时候，他貌似气场强大，内核却是空的，一口气就可以吹散。罗维后来争取投资失败，气场烟消云散，那蓝能看出来，那只是向内收敛，被压至无形。今天，气场在罗维体内完成了变异，重新凝结，自然而然地散发，挥洒自如。他用目光操控着气场，向每个人发射。

罗维摒弃了浮夸的亮晶晶的袖扣和领结，用笑容和每个人打招呼，目光停留在郭鑫年身上，压制住内心的不痛快，伸出手来：“我是罗维，你的粉丝，非常荣幸能够见到你。”

郭鑫年握手后茫然地坐下来，抬头之际，看见那蓝疑惑的神情，心中怪异。罗维是温迪前任，他们还藕断丝连吗？我又算什么？罗维

走到那蓝身边，双臂做出拥抱的姿态。这是一个奇怪的动作，他与别人握手，偏偏要拥抱那蓝。那蓝与罗维轻轻一碰，迅速坐下，果然，郭鑫年目光严厉，仿佛逼问原因。

那蓝困惑，在股东没有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温迪为什么邀请企鹅技术加入？创造出金泰和企鹅技术之间的竞争气氛，以便卖出个好价格吗？企鹅技术是显而易见的最佳收购对象，温迪此举逻辑也算合理。只是，罗维是她前任，郭鑫年是她的现任，她又在密谋什么？

“这位是企鹅技术的产品经理罗维，他对魔盒非常有兴趣，多次请求与我们的创业团队认识。”温迪做了简单的介绍，把发言的位置让给罗维。

罗维脱下西服外套，里面是简单的T恤。他已经不再西装革履了，那是给别人看的铠甲，T恤才是追寻内心的选择。罗维不落座，打算站着讲完就退出：“我一年多前开始创业，产品刚上线的时候，用户暴涨，形势喜人。好景不长，用户增长陷入停滞，开始流失，我们进入了迷茫和痛苦的阶段。”

罗维没有精心准备，也没有设计过台词，完全自然而然，描述的场景与魔盒的状况相似。他抓住众人的注意力，继续描述当时的心情：“我不知道怎么办，不停尝试却仍然没有起色，用户活跃度明显下降，流失速度加快，就像流血一样。产品就是我的亲生孩子，他病了，我束手无策，理解我那时的心情吗？”

那蓝暗暗诧异，不能卖掉孩子是郭鑫年拒绝卖出股份的原因，罗维这么巧说出这些话来？罗维好像掌握了读心术，处处攻心。他目光中隐隐有了泪花，吸一口气：“怎么办？自己治还是把孩子送到医院？郭鑫年，你是魔盒的父亲，你说。”

“医院。”郭鑫年被问住了，面无表情地回答。

“孩子渐渐长大，到了上学的年纪。我们爱他，每时每刻都想和他在一起，要不要送他去学校？”罗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断追问郭鑫年。“孩子聪明好学，被世界一流大学录取，让他远渡重洋，展翅高飞，还是把他留在身边？”罗维移动脚步，走到郭鑫年身边。

“如果女儿就留下，儿子，就让他走。”郭鑫年的逻辑被罗维彻底驳倒。

“儿子在美国找了一个洋妞谈恋爱，要不要阻止他们结婚？只因为你想把他留在身边。”罗维距离郭鑫年只有一步之遥，俯视着他。

“不行，中国人不能找洋妞。”郭鑫年又反驳了一句。

“孩子听你劝，放弃洋妞。他长大了，不再属于父母，必须让他追寻自己的梦想，他们必然与另外一个毫不相关的女人相爱。父母看着他幼时的照片垂泪，这就是父母的伟大！父母可以为孩子做任何事，却不求回报！”罗维动情地说着，充满言外之意，转身面对大家。

会议室中沉默，这段话击中郭鑫年心灵中最脆弱的部分，摧毁了他的理论基础。温迪判断着众人的情绪，轻轻鼓掌，搅动着会议室中的气氛。这是明显的信号，鼓掌表示认可罗维的说法，同意卖出。温迪加大力度，再拍一次，似乎催促着大家的掌声。杨洋阳明白掌声的含义，转头看着郭鑫年。他皱着眉头，似在思索罗维话中的含义。是啊，魔盒是我的孩子，但是孩子有病，要不要送到医院？要不要他去学校，要不要让他娶妻生子？难道一辈子把孩子留在身边？他举起双手轻轻一碰，苏药和杨洋阳看见他的动作，心里放下一块大石头，掌声越来越响。

温迪看着罗维，他从年轻幼稚的年轻人，历尽苦难和折磨成长起来，现在充满魔力，三言两语便打动了郭鑫年。他本来是我的，我却失去了他，在他挫败的时候，我应该留在他身边，不离不弃，相信和鼓励他，可是现在还能挽回吗？忽然，温迪注意到，那蓝抱着双臂，眼中充满困惑，莫非她看出了什么？

罗维并非矫揉造作，这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掌声停歇，他回忆往事："我创业失败，卖出公司就像卖出了自己的孩子。我痛不欲生，我还是个男人吗？那个晚上，我也同时失去恋人。我曾向她求婚，她收下婚戒，拒绝求婚，劝我创业。在失败的刹那，我恨她，她把我拉到这条不归路。创业就像造反，要拼命的。我在外企混得不错，为什么放着舒舒服服的日子不过，偏要走这条路？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路边，吃着从来不碰的脏串，喝了数不清的啤酒，跑到西客站后面的一条小街，找人倾诉。"

那天晚上，罗维突然出现在自己的楼下，的确是他的人生低谷，那蓝回忆着。

"她陪我喝酒，开导我，鼓励我，让我不要放弃。她说，男人应该临危而不惧，途穷而志存；苦难能自立，责任揽自身；怨恨能德报，美丑辨分明；名利甘居后，为理愿驰骋；仁厚纳知己，开明扩胸襟；当机能立断，遇乱能慎行；忍辱能负重，坚忍能守恒；功高不自傲，事后常反省；举止终如一，立言必有行。我永远记得那一天。作为创业者，想法、产品，甚至公司都不是我们自己的，创业是为了用我们的想法点亮世界，而非为了名利！我想通了这个道理，过了这个坎儿。"罗维炙热地将目光转向那蓝，她却低下头。

罗维不避讳他人，动情地说道："她告诉我，云沧海在电猫只有百分之七点七四的股份，柳传志拥有联想集团的百分之三点四。任正非呢？这是我佩服的最伟大的创业者，只有百分之一点四二股份。是不是好的创业者，不用你有多少股份来衡量，而是百折不挠的精神和

高瞻远瞩的眼光。如果斤斤计较于股份，你只是井底之蛙！或者说，一个自私自利的浑蛋！”

罗维一语双关，目光转向温迪：“钱财和股份是身外之物，唯有梦想和幸福才属于自己！”罗维从心底打击了郭鑫年的坚持，将他逼到角落，毫无反击之力。掌声停歇，温迪站起来，伸出双臂，给罗维一个深深的拥抱，轻轻在他耳边说道：“亲爱的，为你自豪！”

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礼节，她从罗维怀抱中脱身：“请暂时回避一下，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来讨论。”

罗维礼貌地退出会议室。温迪主导会议，一切按照预期发展，关上门说道：“我们与两家战略投资人都进行了沟通，现在请大家发表各自的见解。”

“我要和罗维谈谈，如果把孩子交给别人，至少要确保他值得信赖。”郭鑫年举手，提出一个合情合理的请求。他知道罗维的秘密，只有摧毁他的并购欲望，才能保住公司。

罗维被再次请回来，其他人退出会议室，郭鑫年严阵以待地坐着：“为什么买魔盒？”

“这是通往移动互联网的门票。”罗维很坦然，他有足够的筹码，胜券在握，十分放松。

“是吗？这是台面上的理由。”郭鑫年则俯身，上半身几乎压在会议桌上。

“哦，那是什么？”罗维仍然一脸轻松。

“你为那蓝。”郭鑫年听过罗维的声音，那天晚上，他用那蓝的魔盒留言，郭鑫年有了深深的醋意。

“不对。”罗维不承认，购买魔盒其实是马幻城的主意，自己拥有了足以击败魔盒的产品。

“为赢回温迪？”郭鑫年隐约知道罗维和温迪的过去。

罗维心底的怒火被拱了出来，他不甘心失去温迪，发愤图强，要在她面前扳回来，却不愿意在郭鑫年面前承认，反唇相讥：“你就是所谓的成功人士吗？其实脚踩两只船，其实狗屎不如！”

“罗维，我看过你的产品，华而不实，到处抄袭的垃圾。我即便卖出魔盒，也不会卖给你。”郭鑫年眼睛冒火，他要彻底击垮企鹅技术的购买欲望，并购才会无疾而终。

罗维怒火直冒，眼前这个胡言乱语的家伙抢走了投资，抢走了我的未婚妻，还惦记着那蓝，什么都想要。罗维指着他的鼻子：“别自以为是，你其实是一个走了狗屎运的笨蛋。”

“哦，为什么？”郭鑫年向后一靠。

“你只有一个想法，手机上的对讲机，多么伟大的想法？你改变了人类的沟通方式，手机对讲机之父！哈哈，多么荒唐！其实你只是一个骗子！”罗维十分冷静，他必须击垮郭鑫年。

“哦，为什么？”郭鑫年用一模一样的口气和姿势回答罗维。

“对讲机是那蓝的想法，根本不是你的！卢卡编程，杨洋阳设计，你只是一个在唐古拉山口迷路的笨蛋！你什么都没有做，欺世盗名的骗子！”罗维猛然爆发，起来盯着郭鑫年。

他怎么也知道这些事？郭鑫年惊呆了。罗维心头滴血，反击才刚开始：“高摩的说明会本来没有你，那蓝坚持让你参加。在那次会议上，你根本没有通过审核，那蓝把商业计划书从垃圾桶中捡起，高摩

已经选择投资我们，那蓝又给你机会。你这个笨蛋，什么都不知道！你甚至搞不清那蓝和温迪。你爱那蓝，却和温迪上床，是吗？你这个极品的二货！”

郭鑫年目瞪口呆，这是他不知道的内情。如果这是真的，我爱那蓝，怎么会和温迪上床？和温迪上床只是罗维的猜测，郭鑫年的表情证明猜测不虚。他义愤填膺，挑衅地拍着他的肩膀：“大愚，你这个让人羡慕的傻瓜。”

郭鑫年大脑一片混乱，我竟糊涂到这种程度？他本想击溃罗维，崩溃的反而是自己。他坐在座位上发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罗维拉门出了会议室，请众人返回，自己扬长而去。温迪心中翻滚着疼痛，罗维曾经是我的男人，我的未婚夫，他那么优秀，还能重新开始吗？她依依不舍地送罗维进入电梯，陪他走到大门口。罗维停下脚步，脸上一丝笑容都没有：“你该回去了，会议在等你。”

温迪抚摸着罗维的西服。我们互相伤害那么深，我为什么依然念念不忘？可是，我已经有了郭鑫年。她幽怨地看着罗维说道：“回广州之前，我们吃顿饭。”

罗维不答应不拒绝，挥手招来出租车，扬长而去：“师傅，机场！”

北京的战争告一段落，罗维大展风头，其实毫无进展。他内心压抑，找不到赢利模式来承载企鹅技术的产品舰队。魔盒和幂聊高歌猛进，时间窗口越来越窄。罗维痛苦不堪，新产品威胁着扣扣，成为公司高管团队的眼中钉肉中刺，必除之而后快！他痛快地发泄之后，冷静下来，发现自己仍然腹背受敌。

郭鑫年在会议室舔了十分钟伤口，突然跳起来，找不到温迪，青着脸把那蓝叫到茶水间，关上门：“那蓝，想出魔盒主意的是你，给

魔盒起名的也是你，半年来陪我共度每个夜晚的也是你，三番五次支持魔盒，帮助我拿到高摩投资的也是你，对不对？”

早晚都要摊牌，看来就在今晚，那蓝点头承认。郭鑫年暴跳如雷，语不成声：“我给你减肥茶，却给了温迪。那时你就明白了，对不对？”

“可是我不胖。”那蓝不想那么直截了当，缓和着气氛。

郭鑫年又晕了，他的确是看见丰满肥美的温迪才买了减肥茶，忽然想起这是另外一码事儿：“你早知道我搞错人了，是不是？”

那蓝不答反问：“你和温迪怎么样了？”

郭鑫年不答：“先回答我。”

那蓝也不退让，追问：“你和温迪在谈恋爱？是吗？”

郭鑫年晕头转向，执拗地说道：“我爱的是你，我以为那是你，我和你谈恋爱！”

那蓝努嘴。郭鑫年回头一看，温迪送罗维回来，虚弱地靠在门边，满脸哀伤：“大愚，我告诉过你，你把我和那蓝搞错了，你明明知道，现在还装无辜！”

郭鑫年跳进黄河洗不清，质问温迪：“你怎么知道魔盒的来历？怎么知道我和那蓝之间的每一句话？”

温迪已经失去罗维，不想失去郭鑫年，避开这个话题反问：“大愚，你那时根本没有见过那蓝，她只是你的想象，我才是真实的，活生生的，你不明白吗？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一点儿感情都没有？我们一起参加互联网论坛，在车库咖啡加班，这是我虚构的吗？你第

一次见的是谁？你把减肥茶给了谁？她需要减肥吗？你爱的不是我吗？”温迪拭去脸上泪水，此时此刻，股份更加重要，必须趁热打铁卖出公司，说道：“苏药和杨洋阳在等我们开会，感情的事情今天一定要说清楚吗？”

“说清楚，必须说清楚！我们三人都在的时候。”郭鑫年怀疑很久，怒吼着。

“对不起，你们谈吧。”那蓝离开茶水间，避开这摊狗血。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你知道该离开，就是感情上难以割舍。

说服男人的不是逻辑和道理，而是泪水。温迪是这方面的高手，泪水如同瀑布一般流淌，什么话也不说。郭鑫年拿她没有办法，她的样子那么可怜，怎能继续伤害她？他叹气一声，说道：“开会吧。”

这次会议很不顺利，从上午一直开到通宵。少爷和罗维的出现，彻底搅乱了局面。那蓝、温迪和郭鑫年三个人纠缠不清的感情爆发出来，神态都不自然。郭鑫年在情感中不能自拔，又不得不强迫自己去想收购的事情，与企鹅技术合作，可以获得大量用户和一大笔现金，但要失去控制权。与金泰合作，依然主导产品开发和营销，获得明显的商业模式和上市的希望，欲理还乱，头脑好像要爆炸。

温迪眼圈通红，手捂胸口，心中极为清醒：“对不起，我有些失态。但是会议应该继续下去，是吗？”她擦擦眼睛，幽怨地看一眼郭鑫年：“魔盒有难以克服的赢利问题，寻求合作伙伴是明智的做法。我们今天不用决定合作伙伴，只需要确认售出股份的意向。我建议每人用十分钟阐述想法，然后表决。”

温迪十分明智地设定时限，不让郭鑫年的长篇大论耽误时间。苏药是会议室中最清醒的一个，首先举手：“车库咖啡是天使投资，希望尽早了结退出。好了，我说完了。”

杨洋阳经过这么长时间，早已准备好了发言：“大愚，谢谢你带领我们创业，这是一段难忘的历程。然而，我想结束这段旅程，环游世界，去看看爱琴海雪白的街道、大英博物馆、巴黎街边的咖啡屋、罗马古角斗场。你也许说我太文艺，这就是我的梦想。这也没有几年时间，然后我会结婚，生两个宝宝，抚育他们成长。等他们上小学之后，如果你愿意，我还会回来创业，看看能否再次改造世界！至于卢卡，我会拉着他陪我，如果他不高兴，就归你，这样公平吗？”她脸上流淌着泪水：“大愚，对不起，我卖出股份，只想在北京买套房子支付首付，不要怨恨我。”

郭鑫年不说话，每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他没有理由要求杨洋阳改变。他看看温迪，再看那蓝，如今苏药和杨洋阳同意卖出，高摩就成为关键。温迪策划了一切，形势极其有利，她当着那蓝挑明关系：“大愚，我爱你。可是此时此刻，我代表的高摩是投行，买入公司卖出公司，追求投资回报率，这是投资银行的天性和本能，这是一架无情的商业机器，即便我辞职和你在一起，也不能改变高摩。分析师们已经做出了科学的报告，决定卖出！”温迪换了称呼，提醒道：“鑫年，该你了。”

大势已去，郭鑫年孤掌难鸣，回想充满艰辛的创业历程，如今丧失公司，挫败感达到顶点。他环顾会议室，只有那蓝一个人没有发言，向她一指：“你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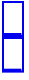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那蓝退出项目小组，本来不打算多说，既然郭鑫年点名，便不退缩：“你曾经有了一个简单的想法，手机上的对讲机，开始了创业历程。你是灵光一现，还是能够像乔布斯那样做出Apple电脑、iMac、iPod、iPhone和iPad（苹果平板电脑），他永远地站在科技和艺术的交叉点，不断创新，产生新的想法。你呢？晚上还在加班吗？身上还有过去的坚持吗？你的简单和单纯去了哪里？你被胜利冲昏头脑，你住豪华公寓，请来司机，人模狗样，与投行的美女出双入对。你已经

不是创业者，而是一个所谓的成功人士，彻头彻尾的腐败，成了自己最痛恨的那类人！现在，你要继续创业，其实已经失去了梦想和创业精神，你坚持的是自己的控制权！”

这段话刺激了郭鑫年，摧毁着他的精神世界。郭鑫年回忆着骑行唐古拉山口的情形，每天每夜与那蓝的交谈，在车库咖啡的坚持和努力，那才是我灵感的来源。自从和温迪在一起，我就被欲望控制，沉湎于成功，享受互联网论坛的掌声和荣耀，我开始腐朽和发臭。如果丧失了创业精神，还有什么资格创业！

“卖出吧，随便。”郭鑫年被驳得体无完肤，红着眼睛站起来，转身离开会议室。他想逃离和放逐，就像他曾经做过的那样。温迪匆匆追出来，此时是凌晨时分：“大愚，去哪里？”

“不知道。”郭鑫年一片茫然，不知道身归何处。



40
联合创始人

马幻城在会议结束之后留下张至冬，他不是搞阴谋的人，很多事情都应该当面谈清楚："瓜哥，告诉我，你们是不是想让我辞职？"

如果四个创始人联合起来，的确能够逼迫马幻城辞职。张至冬却从来没有这个想法，能够与马幻城一起创业是他这辈子最珍贵的财富之一，像儿子一样珍贵。"Pony，你误会了，我只想保住扣扣。"企鹅技术的五个创始人共同孕育了扣扣，张至冬才是受孕怀胎生育的母亲，这是他心血的结晶。

"这不是产品的问题，而是关于创业精神。"马幻城来到落地窗边，眺望大鹏湾。他们并肩战斗十几年，拥有共同的回忆和辉煌，无论多么困难，他们都能一起面对："瓜哥，他们坐拥豪车别墅游艇，谁挤公交和地铁上班？他们每天加班到凌晨吗？谁写过一段代码？谁亲自接听客户的电话，倾听需求和投诉？他们做得多还是说得多？他们还有创业精神吗？"公司的奢侈之风已经刹不住了，张至冬孤单地开着二十万的旧车，却挡不住越来越多的豪车开进公司地库，螳臂当车无能为力，只有固执地坚守自己的精神。

"如果我们失去了创业精神，凭什么做出伟大的产品？公司只会走向腐朽和没落！"马幻城质问，这是他心底的忧虑，一股脑儿地倾泻出来。

"他们说创业难，守业更难。移动互联网时代即将来临，风暴到了家门口，我们还大谈守业？我们的规模比得上电猫吗？开心网和新浪微博差点儿把我们击垮，我们在中国都不是老大，放眼全球，苹

果、谷歌和Facebook才是真正的老大。我们算老几，凭什么守业？瓜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马幻城千方百计要恢复创业精神，其他人却要守业，他寒心不已。

“我们功成名就，身家百亿，足够三辈子花，为什么天天泡在办公室，睡行军床，不去享受生活？为什么守着自己的黄脸婆？瓜哥你身体不好，我有什么资格让你通宵加班？我孤掌难鸣，势单力孤。我名为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却无力对抗腐败！早晚有一天，我会像乔布斯一样被董事会驱逐，因为大家要享受美好的生活，我有什么资格拦着大家！”马幻城情不自已，黯然落泪，“好吧，我辞职，你们守业吧！”

“Pony不要，我不是那个意思！”张至冬哪想要逼迫他辞职？急忙摇头。

“这里已经被腐败的文化占领，这就是我不让罗维并入总部的原因。”马幻城绕了一圈又回到起点。

张至冬被连串的质问撕扯，马幻城收购罗维并非仅仅为了产品，也为获得新鲜的创业精神。他沉重地离开落地窗，坐在沙发上，他二十七岁时与马幻城一起创建企鹅技术，如今已经四十三岁，经历了十六年高强度的创业，身体越来越差，精力也跟不上。在传统行业，姜是老的辣，互联网行业必须全心投入，否则就会脱节，不了解年轻人的想法，丧失触觉，连倚老卖老的资格都没有。他认识到现实，痛苦地向马幻城坦承心迹：“我不年轻了，身体不行只能服老。我或许真的失去了创业精神，再也找不回来了。”他眼眶充满泪水，创办企鹅技术的十六年是他最重要的人生经历，难以割舍。

“乔布斯四十一岁重返苹果，四十五岁设计iPod，五十二岁推出iPhone，五十五岁发明iPad。身体可以衰老，但是创业精神永远不死！”马幻城鼓励着，心里绝望至极。创始人们都背离了创业精神，

何况其他人？如果掀起一场革命，掀翻腐朽的文化，恢复创业精神，恐怕被赶走的就是我。

“乔布斯英年早逝，我不想这样，我想看着儿子结婚生子，老了能抱抱孙子。”张至冬痛苦不堪，他曾经是伟大的创业者，现在却再也不是了。

“或许你们是对的，我还是辞职吧。”马幻城充满无力感，他可以面对任何商业对手，却无法挑战腐朽的黑暗力量，那是人性的必然。

41
精神伴侣

那蓝一家子常躲避京城喧杂，在北戴河小住。那蓝开完会议，搭着爸爸的奥迪前往北戴河。她仍有查看郭鑫年微博的习惯，看见他在鸽子窝公园发的微博，本不想搭理，可是想到他很可能醉酒开车要返回北京，再也坐不住了。按照他发出的定位，开车找到郭鑫年，然后从海边拐入街巷，来到小小的四合院门前，推门进院。中央是一棵大树，古色古香的正厢房灯光熄灭。那蓝的父母早已休息，他们进入偏厢，床和沙发上摆着玩偶，桌子上架着一台iPad，外面看像是大家闺秀的闺房，里面却是现代的白领设施。

“醒醒酒。”那蓝端来一碗荔枝冰茶，他爸爸偶尔也会喝些红酒，这是必备的醒酒之物。郭鑫年一口喝下去，看看四周再看那蓝，她换了睡衣，头发湿漉漉滴着水珠。她并非温迪那种浓眉大眼，胸鼓臀翘的美女。她有细长的眼睛，尖尖的下巴，高挑的身材。温迪让人血脉贲张，那蓝让人宁静。

那蓝不想解释，抱来一身衣服：“冲澡，换衣服，都湿透了。”

郭鑫年乖乖听话，冲澡出来神清气爽。那蓝抱着一条厚毛毯给他披上，指指沙发：“挺晚了，这里能休息吗？”

“能。”天快亮了，郭鑫年不坚持回北京，爬上沙发，倒头就睡。也不知什么时候，电话爆响，他揉揉眼睛接起电话，听到温迪的声音：“大愚，你在哪里？担心死了。”

郭鑫年伸脖子向里面看看，这是一个套间，与卧室只有一道门，那蓝发出均匀的呼吸声音。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希望糊弄过去："还在北戴河。"

"找那蓝了，是吧？"温迪验证着怀疑，那蓝在北戴河度假，郭鑫年也正好去到北戴河，难道是巧合？

"没有。"郭鑫年勉强招架，难道我不知不觉想着那蓝，才来到这里？

"看看你的微博，聊得多腻乎？"温迪早就掌握了证据，不依不饶，根本不信。

"我想散心。"郭鑫年压低声音，这种农村的四合院好像不太隔音。

"哼，信你一回。你在哪儿？"温迪放他一马，关心起来。

"那个，还在北戴河，没回北京。"郭鑫年嘴里打起绊来，总不能说自己和那蓝睡在一个屋檐下。

温迪是多么精明的一个人，听出语气不对："在北戴河住哪里？"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郭鑫年不喜欢撒谎，支支吾吾，温迪猜到他犹豫的原因："和那蓝在一起？"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郭鑫年不肯撒谎，言语中已经承认。

"哼，郭鑫年，开心快乐！"温迪对此极为忌讳，她的感情嫁接自那蓝，现在他们又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她不知道怎么处理，恨恨地挂了电话。

郭鑫年慌乱起来，这事怪谁？自己喝酒不能开车，那蓝把自己接来，她也没错。温迪生气也应该，男朋友住在曾经暧昧的好友兼同事家中，还是一个房间，任谁都会不高兴。他披衣走到院落中，拨通温迪电话：“别生气，我的错，我灌了几瓶啤酒，糊里糊涂就跑到这里来了。”

温迪详细询问原委，确认郭鑫年事先没有约好那蓝，只是偶然遇到。她迅疾发出两条指令：“以前的事我就不追究了，只有两条：第一，在微博上把那蓝拉黑；第二，立刻返回北京。”

“拉黑，不是绝交吗？”郭鑫年崩溃。

“我不想男友和前任搞暧昧。”温迪语气不容置疑。

“那蓝是我前任？都没有约会过，哪有暧昧？”郭鑫年更疯狂了，女人都是什么逻辑？

“哼，看看你们的聊天记录，就知道是不是前任了。你在她家里过夜，算不算暧昧？”温迪防微杜渐，严防死守，极为坚持。

郭鑫年反倒糊涂了，杨洋阳说过自己和那蓝恋爱，温迪说那蓝是自己前任，这场恋爱真是谈得糊里糊涂。他勉强答应下来：“好，我一会儿回北京。”

“北京见。”温迪不强求，郭鑫年能够答应回来就是收获。

42
携手抗敌

与此同时，在深圳企鹅技术的总部，马幻城无力对抗腐败，张至冬陷入深深的沉思。时间飞快地流逝，很久很久之后，张至冬抬起头来：“Pony，我知道该做什么了。”他想到一个残酷的办法，牺牲自己换回企鹅技术的创业精神。

“什么？”马幻城不知道答案，任何机构都会腐败下去，这是历史规律。

“公司肌体已经被癌细胞占领，必须割下来，让健康的肌体焕发生命力。”张至冬痛苦万分，他自己就是被癌细胞占领的那一部分。他明白了东方不败的痛苦，挥刀自宫绝不是纸面上那么简单。

“怎么做？”马幻城内心煎熬，他真的找不到办法。

“培养有创业精神的接班人，延续公司的创业文化，这是我的使命。”张至冬和马幻城同窗四年，十六年并肩开创企鹅技术。他们有过分歧、争执和误会，此时此刻，他们又站在一起，对抗最邪恶的对手。张至冬找到内心的方向，马幻城将不再孤单地战斗。“如果我们摧毁了公司的管理团队，真正有创业精神的接班人在哪里？”他想到了下一个问题。

“没有，还看不见。”马幻城摇头，这是严重的问题。

“不是水中望月吗？”张至冬哈哈笑起来，这就像做完器官切除手术，却发现没有可以移植的器官。

“挥刀下去，自然就有人冒出头来，既是颠覆和冒险，就没有十足的把握。”马幻城想不明白，只能凭借直觉决断。

“好！豁出去了！”张至冬答应。

一个潮州人，一个东莞人，企鹅技术的两个联合创始人，做出了他们人生的第二个重要决定，第一个是共同创建一家公司，第二个就是保护这家公司不被腐败吞噬。他们并肩伫立在落地窗前，看着大鹏湾的潮起潮落。他曾经的对手，通信工具ICQ、微软的MSN，曾经那么不可一世，最终一个个倒在他们脚下。这次完全不一样，对手不是人，也不是企业，而是充满邪恶力量的腐败势力，曾经吞噬过无数伟大的王朝，腐朽和没落的气息正在吞噬企鹅技术。任何公司，甚至伟大的王朝都不能逃脱灭亡，不可避免地腐败下去，直到大厦倾覆。马幻城和张至冬却毫无退缩之意，将携手发起一场风暴，横扫腐败气息，恢复伟大的创业精神。

43
心灵碰撞

清晨，海风清新，空气像有营养。郭鑫年一骨碌爬起来，才看见自己光着膀子，睡相不雅，肯定逃不过那蓝的视线，还好她不在房间，他快速刷牙洗脸出门。厨房已经备好早餐，花卷、咸菜、小米粥还有两个茶鸡蛋，桌面上留着一张纸条，只有一个娟秀的字：吃！郭鑫年昨晚没吃主食，肚腹早就空荡荡，坐下开吃，眼睛看着那蓝的字条，她练过书法？简简单单一个“吃”字，写得这么有味道。他很少正经吃早饭，往往到咖啡厅买个汉堡，或者在楼下买俩包子，今天的早餐分外可口，吃完意犹未尽。哎，这才是生活！

他举起手机，花卷、小米粥和咸菜被摄入镜头，发在微博感叹，暗叫糟糕，这不是惹温迪生气吗？想删又舍不得。那蓝的私信进来：吃完了？来海边。四合院距离海边极近，郭鑫年步行十几分钟就到，人不多。沙滩上有一张藤椅，那蓝穿着厚厚的羽绒服，里面穿着一件毛衫，头戴毛线帽子，手里举着一本书，淡淡的素妆，格外清新。

郭鑫年坐在沙滩上，二了吧唧地笑着说：“真好吃啊，若得妻如此，夫复何求？”

那蓝苦笑，坦白说：“我都不知道怎么接了，这是夸我吗？”

郭鑫年有正牌女友，这么说确实轻浮。他看着那蓝，她才是我喜欢的女人，怎么就变成了温迪？可是木已成舟，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郭鑫年有说不出的苦闷，谁让自己第一次参加高摩说明会的时候，中途喝咖啡拿错名片？他就是这样的性格，凡事反思自己，如果在一件事中自己错了十分之一，对方错了十分之九，他也会归罪自己。他答

应温迪今天离开，尴尬地说：“谢谢啊，昨晚醉成那样。我想，一会儿就走了。”

“陪我走走。”那蓝收起书本站起来，转了话题：“怎么打算？卖不卖魔盒？”

“股东都坚持卖出，即便我不卖，也找不到赢利模式，没有路。”郭鑫年一片迷茫，不知道方向。

那蓝打开手机，触控屏幕，放出一首歌来，正是当年郭鑫年鼓励她的歌曲，《路一直都在》，每次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她就会听这首歌，那蓝在海边轻轻哼唱起来。郭鑫年随着她的声音，渐渐被带入节奏之中：“路一直都在，看不清的路又算什么，就算走到尽头又能算什么？这就是生活，寻找梦里的未来，笑对现实的无奈。不能后退的时候，不再彷徨的时候，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郭鑫年的声音渐渐大起来，与那蓝在无人的海滩上，激昂万分，冲到海边，喊出最后一句歌词：“没有选择的时候，不能选择的时候，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

歌曲结束，两人意犹未尽，坐下来望着大海，烦恼一扫而空。郭鑫年好像看见模糊的未来，看不清晰也舍不得放弃：“移动互联网将像潮水一样吞噬传统互联网，广告、游戏、社交、电子商务都会从电脑转到手机上。魔盒掌握着移动互联网的入口，我们困在门外，门内就是无限的机会。”

“好像缺失了关键的一环，使我们不能打开这扇门。”郭鑫年仿佛又回到骑行唐古拉山的状态，而且那蓝就在身边，他们处在平静的心态和思维风暴的中心。

“记得林佳玲的介绍吗？微博越来越臃肿，变成了公众平台。”那蓝对微博又爱又恨，这里可以与朋友分享心声，却时时担心隐私泄

露，她后来干脆删除了全部的内容。

“是啊，微博上的对话全都泄露了，才会有误会。”郭鑫年深有感悟，就像揭开新娘的盖头，发现新娘子是另外一个人。

“什么样的误会？”那蓝停住脚步，看着郭鑫年，继续这个话题。

“啊，这个……”郭鑫年眼神慌乱，那蓝极为聪明，总能从话中揣度人心。

那蓝再次试探：“你和温迪很幸福吧？”

郭鑫年有苦说不出，摆手不想说，又怕错过这个机会，犹豫再三：“那段时间，我们没有见过，没有约会过，我习惯和你聊着聊着就睡着了，很香很甜。现在不是这样，我像丢了灵魂，情感很不单纯。我常常搞不清楚，她和我在一起到底是为了什么。”

那蓝也怀念那段时间，她与少爷分手，正在难过，郭鑫年遭遇困难，放下一切骑行拉萨，返回北京之后，百折不挠，义无反顾追求梦想，终于获得高摩投资，自己还困在格子间。他的精神世界震撼了那蓝的心灵，积极向上，自强不息，勇于冒险，我远不如他。那蓝叹气一声，思绪回到情感上，但是他没几天却和温迪搅在一起，这里面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你和她发展好快。”

郭鑫年也觉得此事别扭，早想一吐为快：“我第一次见到温迪拿了你的名片，有些误会，可是我没有糊涂到那种程度。我与温迪见面的时候，称呼她为那蓝，她说英文名字是温迪，让我这样叫她。”

“你总是这样，沉浸在自己的想法中，忽略他人。”那蓝记得清楚，第一次说明会的时候，应该自己主持会议，临时让温迪接替了。

“好吧，这我承认，不过临时出去喝杯咖啡不是大错，是不是？”郭鑫年渐渐明白，这件事自己三分糊涂，七分被利用了。

“不是大错，后果很严重。”那蓝确定，温迪利用了郭鑫年的糊涂。

“别上纲上线，会议结束的时候我索要名片，温迪给了一张你的名片。”郭鑫年详细地叙说着。

“她也没错，那个会议本来应该由我主持。”那蓝想着那个下午的少爷出轨，如果没有那个意外，她会过上完全不同的生活。

“然后我去敦煌和西藏，按照那个名片和你联系，为了那本书，记得吗？”

“《冰岛攻略》。”

“那一直是你，那种心灵相通的感觉，我们都能感受到。”郭鑫年确认着，试图把中断的感情接回来。

“心灵相通，怎么做到？”那蓝也喜欢那种感觉，详细确认。

“只要不知道你在哪里，就去看你的微博，或者发个消息，从语气就能判断出你的喜怒哀乐。”

“你以为那是温迪。”那蓝也懂得那种感觉，现在又能怎么样？时间不能倒流。

郭鑫年既然开口，就想把事情说清楚：“我以为她是你，后来才知道我搞错了。”那蓝心里明白，温迪极有心计，郭鑫年大半被耍了。可是他要不是迷恋温迪，怎么会将错就错？

“嗨，这算什么事儿？”郭鑫年骂着，他和那蓝谈恋爱，却被温迪抢了胜利果实。他停住脚步，看着大海，却恨不起来温迪。他不能说自己对温迪全无迷恋和感情，更不能说自己自始至终全然不知：“都是新浪微博惹的祸，评论和回复任何人都可以看见！”

抢回来不是那蓝的风格，徒增烦恼，她默默踩着海水，让心情平复下来。一切都暴露出来，太可怕了，不知道谁在暗中窥视。那蓝望向大海，自从郭美美东窗事发，“表哥”“房姐”和“房叔”陆续在微博上被曝光，很多人看中网络的力量，煽风点火，语出惊人，达到出名获利的目的。那蓝生在官员之家，耳濡目染，猜测着说：“网络上负面和虚假的信息太多，很多大V有上千万粉丝，呼风唤雨，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政府不会任由微博发展，早晚都会出手，如果这些大V被打掉，我们还会留在微博上吗？”

“如果用户不喜欢微博，将流向哪里？”郭鑫年豁然开朗，对讲机吸引用户，再用社交功能留住用户。

“社交功能？好友之间的圈子。”那蓝常常受到郭鑫年的感染，思维活跃。

郭鑫年坐在沙滩上，画了三个箭头，左边写上“吸引用户，对讲机”，中间写上“保留，社交”，右边的圆圈内写上“赢利”。他用树枝指着最后一个圆圈，这是最关键的问题：“有个想法，有些疯狂。”

“什么？”那蓝看着郭鑫年，他们总能碰出无尽的火花。

“生态系统。那蓝，这大海就是一个天然的生态系统，水和土壤、海草和各种各样的生活构成了生生不息的生态系统。”郭鑫年望着大海，海水中的生物在他眼前一一闪现，海水和土壤滋生微生物，微生物是海藻和各种植物的食物，海藻又滋生鱼虾，鱼虾又成为鲸鲨

的猎物，当鲸鲨生老病死之后，又分解为海底的养料。那么，魔盒是手机入口，通过免费的通信功能吸纳海量的用户，利用通信录再建立社交关系，接着就是游戏、支付、交易、搜索和新闻，成为一个移动互联网的生态系统。到了那个时候，便没人是我们的对手！”郭鑫年目光燃起火焰，看着那蓝，是个好主意吗?

“哈哈，你真的要颠覆互联网吗？”那蓝惊讶地看着郭鑫年，这的确是一个疯狂的想法。

郭鑫年需要她的支持和鼓励，就像以前一样：“不可行？”

那蓝忽然笑了，如同璀璨的阳光照射：“就是这种感觉，你骑行唐古拉山那天的感觉。”

“跟我来。”郭鑫年不由分说拉起那蓝的手，飞速地向四合院跑去。他要把想法整理出来，那蓝却在沙滩边缘停住脚步，提醒：“知道吗?这并不容易。”

郭鑫年是个懂得感恩并且知足的人，他神采飞扬，使劲儿将那蓝拥在怀中。这是一种兴奋的表达：“我不在乎，我得到了这么多，不再害怕失去。”

温迪让郭鑫年回北京的叮嘱已经被他忘到了爪哇国。

郭鑫年和那蓝盘腿坐在厢房中间，用各种各样的笔在白纸上描述新的想法。社交网络的概念起源于哈佛校园，扎克伯格创建了Facebook，开心网在中国模仿这个概念，倏然兴起。抢车位和偷菜，让开心网尝到甜头，向游戏领域发展，希望尽快赢利。其实用户并不是真的喜欢偷菜，这只是朋友之间的恶作剧，社交才是本质。新浪微博崛起，开心网走错一步，丧失霸主地位，瞬间没落。郭鑫年眉飞色舞地讲述想法：“为什么微博的黏性越来越小?人有五伦，君臣、父

子、兄弟、夫妻、朋友，而后有忠孝悌忍信，对领导忠心耿耿，对父母要孝顺，对老婆要能忍，兄弟要亲近和睦，对朋友要有信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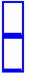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对女朋友呢？”那蓝开起玩笑，这样感觉就对了。郭鑫年创业的那段时间，那蓝迫于公司规定，不能与他见面，只是在网上与郭鑫年碰撞想法，即便与罗维去听《妈妈咪呀》歌剧，心也与骑行唐古拉山口的郭鑫年连在一起，现在两个人面对面，心灵碰撞出耀眼的火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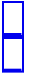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应该能挨打吧？”郭鑫年哈哈笑着，话题怎么扯到这里？他继续说：“新浪把不同类型的关系拉入同一个微博中，对于悲催的八〇后来讲，最怕父母和老板关注自己的微博，一旦被关注，就开始装腔作势。”

挨打？那蓝抓住话题的另外一头，把枕头砸在他身上：“我打过你吗？快说，谁经常打你？”

“哪敢？喜欢都不够。”郭鑫年看着那蓝，忍不住在她长发上轻轻一吻，思路又转回来：“我想在魔盒上增加开发好友圈功能，父母、老板、朋友、恋人、同事、生意伙伴，互不干扰，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

“还有一件事，有一个创业者名叫程啸虎，在做打车软件。他们遇到一个技术问题，呼叫接通率很低，急需投资来寻找技术合伙人，我想请卢卡和他聊聊。”那蓝此时此刻只是按图索骥，寻找未来的投资对象，尽心尽力帮助创业者，她根本不知道，这张投资地图将会指引她走向入口之战后面的另一场硝烟。郭鑫年就是创业者，深知没有技术合伙人之苦。这种事情不用那蓝张口，他都义无反顾，这就是创业者之间的惺惺相惜。





第五章
企鹅起舞

46
敲山震虎

阳光照射进暖房，温度适宜，这是壁炉燃烧的热力。老爷子闭着眼睛靠在椅子上，手里握着一本《德川家康》，这套书记载着德川家康与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争锋天下的故事。年底退位，他毫无怨言也不恋栈，只是家族盘踞着巨大的商业利益，兄弟姐妹、儿子女婿、亲家、司机和秘书，他们不会心甘情愿地把吃到嘴里的肥肉吐出来。自己是大家长，必须保护好这个家族，他们哪里知道世道的险恶！

进退自如，才能纵横天下，可是进易退难。老爷子熟读世界各国历史，在日本战国时代，这种退却叫作“切”，敌强我弱之际，必须干净利落地撤退，不能拖泥带水，否则就万劫不复。老爷子展开书本，在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的关键的贱岳之战中，对手柴田胜家派遣军队攻入制高点，丰臣秀吉率领大军反击，柴田军队留恋阵地，迟迟不肯下山入本阵，耽搁了时机，被丰臣秀吉的军队追击，彻底打败消灭。柴田胜家兵败之后举起大火，全家自燃！老爷子摇头，没人知道这些典故，儿子更是听不懂，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蹈前人覆辙。

进如山稳，退如闪电，这向来是老爷子的风格。

少爷推门进来，春风得意。飞讯上线五个月，轻松赚到几千万，如果收购魔盒，制定收费标准，这是多么大的生意！他叫声“爸爸”坐在旁边，老爷子心里感慨。这孩子不像自己，无论长相还是性格，环境更是完全不同。自己生于贫寒，努力奋斗，平步青云，后来主政一方，没时间照顾家庭；儿子长于妇人之手，备受呵护，哪知道外面的风雨？他欠缺艰苦的磨炼，后来去美国求学，我想让他吃吃苦头，他妈妈偏不放心，租好别墅，安排好管家、厨师、司机和保安，锦衣

玉食。大学假期，她甚至和老钱一起去照顾，老爷子常常后悔。我连儿子都管教不好，又有什么资格管理国家？男子汉应该顶天立地，风餐露宿，不该娇生惯养，养成好高骛远的性子。

老爷子打开《德川家康》，向儿子讲了一遍贱岳之战。少爷完全不懂日本战国时候的背景，老爷子不得不从头讲述起丰臣秀吉、柴田胜家和织田信长之间的关系。少爷终于听懂了，笑着说："我懂，贼偷完东西，赶紧跑，别恋栈。"

话糙理不糙，老爷子琢磨着就是这么回事。少爷不笨，为什么净做傻事？事已至此，又能如何？两人正在交谈之际，老钱进来，肃立一边。老爷子摆手让他坐下，将一份内参递给少爷说，看看。

这是一篇新华社的内部报道，大领导在海淀区调研，多次谈到创新，其中一段话吸引了少爷的视线：有些人短视和守旧，限制新生事物。我看呢，关键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让市场真正成为配置创新资源的力量，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政府不要横加阻拦，也不要到处伸手，不该管的坚决不要管，靠市场嘛！

这段话意味浓厚，少爷仔细品着，老爷子问道："说说读后感吧。"

少爷凭借政策法规力压魔盒，限制互联网企业经营语音业务，再中断魔盒网络，趁机收购。如今，大领导亲临车库咖啡，与创业者座谈，说出这番话，意图明显。可是，中通电信向来是家族势力范围，何必畏首畏尾？少爷不敢这么说，轻轻回答："金泰也是企业，凭什么不能竞争？"

"老钱，你说说。"老爷子向来判断清楚每个人的想法之后再表态。

“您要退了，该收手了。”老钱直言不讳，意图与少爷相反。

“这是正经生意，凭什么退？”少爷据理力争，不肯放弃。

“里面有玄虚。”老爷子皱眉沉思，无论商场、官场抑或经济还是政治，没有无缘无故的巧合，任何事情发生，必有对手的捣鼓，这是老爷子积累多年的智慧。

“怎么可能，魔盒那几个屌丝，不可能走动到这个级别。”少爷一口否定这种可能。

儿子没有政治智慧，老爷子只希望把家族从危险中带出来，赶紧上岸。权利、垄断资源、土地和资金，这都是大家族争夺的焦点，退位后没有了保护伞，如果不吐出这些肥肉，弄不好身家性命都会被吞噬。他慢腾腾站起，从身后书架上拿了一本书，递给少爷：“萧卷，看看此人的传记，学学。”

这是袁家骝的传记，袁世凯的孙子，他妻子吴健雄有“东方居里夫人”之称。袁家骝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期间，研究高能物理，证明了地球上的中子来自宇宙产生的次级粒子，设计并建造了全世界能量最高的质子加速器，两获美国科技大奖，是著名的物理学家。物理学家？少爷笑了，我哪儿是那块料？

少爷一点儿都不领会，老爷子不禁失望：“希望你能够学学袁家骝，不要从政也不要从商，干干净净，至少收心养性，不要当个纨绔子弟。”

少爷不敢作声，老爷子这个话题告一段落，向老钱问道：“视察的时候，谁在场？”

老钱做过调查，将名单呈上，老爷子哈哈笑了：“看看，咱们的那厅长也在。”

少爷大惊，还是老爷子老辣，总能看出事件背后的关联和动机。老爷子怒极反笑：“我没想到啊。”

此事关乎少爷婚事，少爷不想与那蓝决裂：“那厅长在电信部，陪同调研也是分内之事，应该没有和我们作对吧？”

老爷子暗笑儿子单纯，那蓝爸爸即便出于工作原因陪同考察，也该事先打个招呼，至少事后也要说一声。他沉思许久说道：“第一，不要再通过电信部施压；第二，你和那蓝断绝联系。”

少爷既舍不得飞讯，又放不下那蓝：“爸爸，那蓝不是您一直看好的儿媳妇吗？”

老爷下了决心，必须打好最后一仗，证明自己不好欺负，否则对方就会穷追不舍。老钱明白老爷子的想法，劝说少爷：“婚礼的请柬都发出去了，婚礼取消，别人都说咱们失势了。那蓝爸爸不识好歹，竟然陪同调研，明显不给我们面子，别人又会怎么议论？树倒猢狲散，还是墙倒众人推？”

少爷哪儿想到婚事牵扯这么大，更痛恨自己一时冲动带菲菲回家，不仅失去了那蓝，也产生了政治斗争中的一道裂痕。老钱还怕少爷不明白，再次出言提醒：“这是退位前的最后一战，必须敲山震虎，绝不能让别人以为我们软弱可欺！”

少爷恳求着：“爸爸，我再和那蓝谈一次。”

老爷子叹气一声，默不作声，儿子政治智慧实在太低，必须尽快退出，否则必出大事。老钱仍然苦口婆心劝说：“少爷，还不明白吗？这是让那蓝回心转意的唯一办法。”

“不联系那蓝，怎么让她回心转意？”少爷想不清这之间的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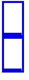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老爷子点头，老钱才说道：“拿下那蓝爸爸，才可以让她回心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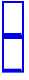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老爷子不愿意在少爷面前多说这种下三烂的打法，挥挥手：“你走吧，记得我说的话。”老爷子常常怀疑自己，每次有些不好的事情都打发少爷走，这是不是导致少爷幼稚的原因？哎，不想这些。少爷将信将疑，离开暖房。老爷子看一眼少爷背影，问老钱：“上次说到你的接班人，可有进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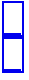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老钱心中一动，老爷子对自己退位似乎非常迫切，对我不放心了？他看出什么？他恭敬回答：“这个人不好选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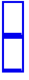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事不宜迟，须早些选好，带来见我。”老爷子不由分说，口气却十分客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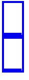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老钱辅佐家族几十年，黑道白道通吃，老爷子能够成功上位，也有他运筹帷幄的功劳。老爷子都要退了，我还恋栈什么？少爷年轻，未必与自己合得来，还是早早让贤为好。老爷子让自己物色人选，还是极其信任的，如今局面错综复杂，什么人才能接掌这个管家之职？她行吗？在这瞬间，老钱想起一个人来。











52
入口之战

罗维想通了生态系统的概念，马幻城的三大难题迎刃而解。他赶到总部，直入马幻城的办公室，将政策法规的情况汇报一遍："不用再担心政策法规了，我们可以大举入市。"

电视播出领导视察创业街的新闻，电信部再也不提牌照的事情。马幻城点头认可，问出第二个问题："经营模式的问题想好了吗？"

罗维坐下，看着马幻城的眼睛说："Pony，中国的互联网格局三足鼎立，将来会怎么样？"

马幻城也想掂量罗维，看他有没有颠覆世界的能力，反问："你觉得？"

罗维还不确定，要不要发动全面的战争，委婉地描绘心目中的蓝图："北有奔狼，经营搜索业务；东有电猫，建立起电商体系；南有我们企鹅技术，占领即时通信市场。三家之中，我们的赢利模式最不清晰，扣扣是我们的基础。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扣扣岌岌可危，如果不绝地反击，将会沉沦，如同狐扑和网通一般。"

马幻城故意笑着说："或者我可以去养猪，要不去养马？"

罗维不接马幻城的玩笑，鼓足勇气说道："移动互联网大潮正在扑面而至，如果跃上浪潮之巅，就能重新奠定中国互联网未来十年的格局。"

“哦？说说。”马幻城正在抢夺移动互联网的桥头堡，没想到罗维还有这么远的构思。

罗维将电脑连接到投影机，一页页讲述蓝图，即时通信、社交、游戏、支付、搜索和购物，打造一个基于通信的生态系统。他讲了三个小时，马幻城被这个胆大的设想惊呆了，这不是一场入口之战，而是互联网行业的世界大战，横扫六合八荒，虎视天下！马幻城手掌颤动，杯中茶水波澜环动。他一口饮干来到窗边，看着远处的大鹏湾，心潮起伏！

罗维不满足打赢入口之战，还要布局天下！马幻城背对罗维，考验他的决心：“我们三分天下有其一，舒舒服服，何须如此？”

“秦王嬴政雄踞函谷关，称霸诸侯。他又何须破六国而一统天下？”罗维既然一无所有，反而无所顾忌，坚定地说道：“天下一统是大势，不是秦国灭亡六国，就是被六国灭亡。”

不是秦亡六国，就是六国亡秦！马幻城被这句话打动，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罗维走到白板前，画出一幅路线图，说道：“我计划先发布新产品，以月为周期，先导入扣扣用户，再用晃一晃和海水瓶吸引陌生用户，将魔盒和幂聊的用户摇过来，独霸即时通信市场。”

罗维连发四拳，一个月一个周期，一拳快似一拳。马幻城点头，然后？罗维画出第二个波浪，说道：“如果不出我所料，我们将聚集上亿用户，此时发布好友圈功能，这是一个私密的熟人社交网络，杜绝新浪微博的缺陷，一年时间终结新浪微博。”

新浪微博外强中干，郭美美、表哥、表叔，早已天下大乱。不用企鹅技术出手，自然会有人修理，马幻城笑了。“接着，立即发布3.0

版本，加入游戏功能，开始赢利。”罗维翻开白纸，描绘设想中的游戏接口。他日夜不息地在广研所千思万虑，一一呈现出来。

这是一场外围战，经营游戏业务的公司包括盛大、巨人、孤山、狐扑和网通，都是小诸侯。马幻城对这一战并不担忧，点头认可：“嗯，这一仗可以打。”

下一仗才是硬仗，罗维却问道：“第四波挑战谁？奔狼还是电猫？”

马幻城一惊，罗维果然要挑起全面战争，同属三大巨头，奔狼实力稍逊：“先挑软柿子捏？”

“与人打架，先打伤几个弱的，还是出手就干掉那个最凶悍的？”罗维风格已变，雷厉风行。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马幻城慢吞吞说道，心里极为担忧。电猫绝对是如日中天的电子商务老大，光棍节一天的销售额，净远超过美国的黑色星期五。我真的要和云沧海开战吗？

“他既金盆洗手，我们何不兵临城下！”罗维参加了互联网论坛，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他指着路线图上的第五波攻势，说道：“当我们打垮电猫，本有一战之力的奔狼大势已去，只能俯首称臣！”

好啊，成大事者，罗维也！马幻城退后一步，看着投影机的产品路线图，心情起伏。

“定鼎中原之后，还要逐鹿天下！”罗维开始描绘终极的攻击，“海外有大量华人，他们必定与国内的亲朋好友沟通。我们借船出海，用意想不到的方式和角度，与Facebook决一雌雄。”罗维的设想极为大胆，他竟要跨出国门，挑战世界巨擘。

马幻城笑出声，既为罗维的狂妄而开心，又想到Facebook被政府拦在国外，自己进可攻退可守，真的立于不败之地。

罗维擦去白板上的文字，不想任何人看透他的战略意图：“必须尽快打赢入口之战，拿下魔盒和幂聊。”

马幻城点头赞许，战略模糊，速战速决，等世人明白过来的时候，大势已定！他期望罗维颠覆扣扣，没想到他竟要颠覆整个互联网世界。马幻城终于可以反击了，说道：“那个郭鑫年号称懂得时间管理，我倒想和他比比速度。”

“好的，就比速度！”罗维曾经惨败，现在也要反败为胜，不仅为了企鹅技术，也为夺回自信。

这是互联网世界大战的第一仗，不容有失。罗维胸怀梦想却踏实地，与团队同甘共苦又充满冒险和叛逆精神，正是久久寻觅的创业者。马幻城当即下了决断：“我调五百名工程师给你，三天后到达广州。”魔盒的研发团队只有十人左右，宇泰来只有几十名工程师，马幻城一次派出五百人，声势浩大。

“Pony，我爱小团队，也喜欢指挥大部队。”罗维现在的团队如臂使指，配合默契，大战在即，他没有拒绝支援，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总部市场团队也派给你，交给那小伙子，何小芒！”马幻城心中有股莫名的激动，补充道，“还有，给他一亿的市场推广资金，这个时候不能手软。”

“好的。”罗维不想烧钱宣传，却不会拒绝现金。

“新产品有名字了吗？”马幻城思路连转，继续问道。

“想了几个，都不满意。”罗维以前的产品叫作龙邮，他不想再用这个名字。

“叫微讯。”马幻城早已想好。

“微讯，好！”罗维赞同，这名字很普通，却符合企鹅技术一贯的平实风格，“这是开机画面。”罗维连接投影机，巨大的图片投影到幕布上：一个孤独的小人面对蓝色的星球，星球被云团笼罩，只露出部分地貌特征，狭长的红海和马达加斯加，应该是非洲大陆东北角。马幻城越看越不解：“这说明什么？”

这张照片寄托着罗维对温迪的渴望，希望她回心转意。他向马幻城解释了这张图片的来源：这是宇航员在“阿波罗”飞船上在太空远眺地球，用八十毫米镜头的哈苏照相机，拍下了完整的地球照片，表达出我们内心的独孤，以及对沟通的渴望。”

绝望的孤独，马幻城认出了地形，问道：“为什么背对中国？”

“因为等待着她转过来。”罗维从北京回来，得知温迪和郭鑫年的恋情，痛苦不堪。

“她是谁？”

“我的未婚妻，你见过的，温迪。”罗维还是放不下温迪。

“很不错的女孩子，你想她？”

“对。”

“为什么不去找她？”

“我在等她回心转意。”

“如果需要帮忙，告诉我。”马幻城适时打住话题：“我喜欢这张图片，每次打开微讯都能看见，虽然没人知道这幅图片背后的爱情故事。”

“魔盒怎么办？他们让我们尽快重新估值？”罗维不想多谈这幅图片。

“以前估值是一亿美元？”

“是的。”

“五千万。”马幻城看着罗维，温迪是他女友，他会不会偏袒？

“为什么不升反降？”罗维不解。

“第一仗的对手是谁？”马幻城的思路回到商业竞争上。

“魔盒和幂聊。”

“谁更强？”

“幂聊。”

“如果一定要并购，应该买谁？”马幻城思路深远，不仅想好“微讯”这个名字，也定好了竞争策略。那七个老男人，才是马幻城的并购对象，废掉实力更强的幂聊，胜负便没有悬念。

微讯发布之日，便是开战之时。马幻城和罗维联手发动这场战争，他们互为补充，缺谁都不行。罗维在战术层面，规划了一波波的攻势，马幻城站在更高的战略层，指引方向。

罗维从内心感激温迪，她提供U盘指明了作战方向，马幻城才决心发动这场战役。他离开马幻城办公室，打开手机将这张星球小人的照

片发出去，问道：“记得吗？”

“记得的。”温迪的消息很快回来，这张图片述说着罗维的孤独和思念，并等待自己回心转意。

“将会成为微讯的开机图片。”罗维说道。

“微讯？”温迪心头一跳，如果这样，说明罗维的新产品发布在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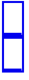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对，新产品叫作微讯，很快就要发布，赶紧和金泰达成协议。”罗维时时为温迪着想，她在魔盒中有股份，他必须尽最大可能帮助她脱离泥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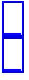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你们的估值？”温迪一直在等待企鹅技术的消息。

“五千万美元。”罗维说出这个数字，他在温迪面前没有商业秘密。

“啊！我知道了。”温迪知道五千万美元背后的含义，企鹅技术不升反降，显然已经要和魔盒开战。

“赶紧从魔盒撤出资金，越快越好。”罗维补充一句，企鹅技术一旦火力全开，魔盒绝不是对手。





55
不战而屈人之兵

万事俱备，微讯蓄势待发，罗维准备正面对决。没想到马幻城在这个节骨眼儿去北京，拜访宇泰来。罗维百思不得其解，他难道要上门宣战？宇泰来更吃惊，孤山市值几亿港元，企鹅技术市值千亿美元，两家公司是完全不同级别的存在，只有自己登门的份儿，怎么能让人家上门？他亲自接出银网中心，公司还在草创，没有像样的贵宾室，请马幻城进到简朴的办公室："我们刚创业，一切简单，请见谅。"

马幻城不喜奢华，不在意这些："宇总不用客气，你四十岁创业，我佩服你的激情。这位是罗维，非常好的产品经理。"马幻城的介绍十分简单，罗维在互联网论坛见过宇泰来，点头示意，坐在一边。

宇泰来猜不透对方目的，虚来虚往："上次在互联网论坛听了马总的创业经历，非常难忘。"

马幻城哈哈笑了，想起宇泰来在互联网论坛上受到的羞辱，说道："对宇总的儒雅，我也很钦佩。"

企鹅技术的实力百倍于宇泰来，马幻城不缺自己这个小伙伴。宇泰来不指望抱别人大腿求生，语气平淡："我好好做产品，不靠骂人吵架，不诋毁抹黑上位，不控制入口强推软件，更不窃取用户信息。如果产品真的过硬，不用天天靠嘴巴到处骂人活着了。"

“人家是演员，剧情、套路和表情每次都差不多，宇总看透了，就陪着练到底吧。”飞虎依靠免费杀毒软件将孤山杀个人仰马翻，马幻城与宇泰来同仇敌忾。他无事不登三宝殿，迅速切换了话题：“我有两个问题，专程向宇总请教。”

宇泰来立即摆出低姿态：“不敢，马总请讲。”

马幻城向后一靠，淡然问道：“宇总投资了这么多企业，凡客、多玩、卓越、乐淘、UCWEB、长城会、7K7K、尚品网，每家企业都名列三甲，总资产二百亿美元，号称宇泰来系。您意欲何为？”

宇泰来在孤山时按照传统的软件思维模式，老牛犁地，十分缓慢。他退出传统产业，成为投资人换了思路，扛着一麻袋现金到处投资，一心一意往暴风中心冲，投资增值这么多倍也在他意料之外，连忙说道：“无心插柳，没什么目的。”

马幻城不答话，罗维替他抛出第二个问题：“您凭借幂聊进军即时通信领域，累积数百万用户，意图何在？难道要进入我们的地盘，与企鹅技术为敌？”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即时通信市场谁都不能染指，这才是马幻城真正的动机。宇泰来一惊，企鹅技术的人力财力百倍于己，万万敌不过：“我们假道伐虢，另有目标，保证与你们的业务不重合。”

“不瞒宇总，我们的产品即将上线，希望我们之间不是你死我活，而是惺惺相惜的竞争。”罗维说话气势逼人。

宇泰来顿时明白了他们的来意，幂聊动了企鹅技术的蛋糕，人家在反击之前来拜访自己，表示出了十足的诚意，当即承诺：“好的，我们不用搅屎棍的手段，干干净净地竞争。”

“我们何不携手？孤山有很好的产品。”马幻城并不满意，突然打出另一张牌，孤山拥有十四年杀毒产品的经验，积累丰厚，他很感兴趣。

被迫离开孤山是宇泰来一生之痛，他叹气说道：“我彻底退出，此事和我无关。”

马幻城早有准备，做足功课：“我已经收购了孤山。”

不但宇泰来大吃一惊，连罗维也吓了一跳，马幻城如此长谋，让人匪夷所思。果然，马幻城开出一个宇泰来无法拒绝的条件：“我想请你回归，担任董事长。”

宇泰来虽在孤山摔得鼻青脸肿，却有深厚的感情，他为什么送我这么大礼包？帮我从摔倒的地方爬起来，转念一想，顿时明白，企鹅技术进军杀毒市场，与飞虎打得难解难分，收购孤山便拿到毒霸，与飞虎抗衡，同时送给自己一个大人情，换取在幂聊上的让步。而且，孤山被并入企鹅体系，自己这个董事长便在人家旗下，此人真是霸王之才，合纵连横，看似帮自己一个大忙，其实要通吃杀毒和即时通信市场！宇泰来竟没有本钱来讨价还价，他枭雄本色，既然势单力孤，无力与企鹅技术对抗，不如甘拜下风，立即拱手：“我宇泰来以前只佩服乔布斯，今天又服了一个人。”

罗维第一次听说这个计划，立即领悟，追问宇泰来：“宇总的幂聊怎么办？”

“悉听尊便，其实这个市场本来就是马总的。”宇泰来知道自己的实力，硬与企鹅技术对抗，无异于鸡蛋碰石头，与找死无异。

“魔盒预计今年发展多少用户？”罗维摸准了两人心思，便冲上一线，如果这时候还不出头，自己就一文不值。

“一千万。”宇泰来坦然回答。

“可否君子协定？幂聊不能超过一千万！”罗维斩钉截铁，迫使宇泰来订下城下之盟。

“好的，我答应。”宇泰来当机立断，幂聊是山寨来的想法，换来孤山董事长的位置和十亿现金，岂不划算。而且宇泰来根本没有能力抵抗企鹅技术，人家才是即时通信的王者。何况我还有更大的图谋！宇泰来心里笑了。

马幻城用十亿现金控制孤山股份，将宇泰来送上董事长宝座，换取幂聊的让步，三言两语打掉最致命的对手，又得到孤山毒霸产品，开展对飞虎的围剿。企鹅技术没有损失，反要通吃即时通信和杀毒两大市场，的确比用几亿元购入魔盒划算得多。罗维踌躇满志，政策法规迎刃而解，温迪提供的U盘指明生态系统的方向，马幻城收购孤山，间接废了幂聊。三大障碍烟消云散，魔盒就像笼中的小鱼，只待企鹅手到擒来。

马幻城看出了罗维的好心情，出门后笑着提醒：“对手不是魔盒，知道吗？”

罗维悚然一惊，企鹅技术和宇泰来结成同盟，实力不知道是魔盒几千倍，这场竞争毫无悬念。可是我的对手并非魔盒，内有扣扣，外有电猫和奔狼，他们都是要和我拼命的。

56
屈服

墙壁上挂着一家三口的相框，小那蓝笑得没心没肺。爸爸妈妈一左一右，各自握着她一只肉乎乎的小手，一起向左侧倾斜，那是无意的动作，显出全家的心意相通。爸爸笑容含蓄，却有着由衷的开心和幸福，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这样笑。那蓝收好衣物，又看见床头柜上的另一张照片，爸爸拉着自己的双手站在海水中，粗壮结实的手臂支撑着我，天地大海好像不存在，他眼中只有自己。抽屉里面是一本相册，那蓝拿出来一页页翻看，我不知不觉间长大，比妈妈还高了。他们年轻的样子只存在相册之中，成长的画面历历在目。

爸爸说我是他的最爱，他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贝，只盼着我健康幸福地长大。那蓝擦干泪水。我有最好的爸爸，现在我大了，该照顾您了。她将相册放回抽屉，下楼搭上出租车："司机，北三环。"

那蓝取出手机，泪水沾湿眼眶，点击郭鑫年发出消息：鑫年，对不起。然后把他拉进黑名单，拨通少爷的电话："萧卷，你在哪儿？我想见你。"

那蓝不能成为家族的诺曼底！

少爷渐渐理解了政治，对手从那蓝家入手，试图撼动整个家族，如果任由其发展，家族必定威风扫地，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被对手鲸吞家族的庞大利益。老爷子轻轻一招反击，就将对手的攻击遏止。那蓝爸爸身体不好，如果真出什么事，她绝不会原谅自己，性质比睡小模特严重十倍。当他面对那蓝的时候，这种想法更加强烈，怜惜地说道："你瘦了。"

那蓝不否认：“这几天都在医院，看不见爸爸，我和妈妈特别担心。”

少爷一心一意和那蓝过一辈子，不想乘人之危：“爸爸的事就是我的事，我这就问问。”

只有老爷子才能救爸爸，那蓝抬头说：“那件事让我很伤心，知道吗？”

少爷当然知道她说的是小模特菲菲，后悔莫及，点头：“全是我的错，我后悔死了。”

“既然知道错了，以后就不能再这样子了。你既然爱我，就不该再和别人在一起，暧昧也不行。”那蓝知道他做不到，仍然要说。

“当然，你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老婆，我怎么能再犯糊涂？”事情有转机，少爷毫不犹豫地答应。

“好的，我还想见你爸爸。”那蓝不放心爸爸的身体，必须尽快把他解救出来，只有见到老爷子，两家订下婚礼，爸爸才可能出来。

少爷满口答应，马上就是一家人，那蓝爸爸成为家族的核心成员，不但要网开一面，而且要趁着父亲在位，帮他再上一层楼。少爷从口袋里掏出钻戒，半跪在地请求：“经过这件事，我才知道你有多重要。我曾经非常绝望，哪怕和别人在一起，心里也放不下你，梦里都是你，我这辈子离不开你了。”

少爷的道歉中有漏洞，说明他分手期间又和其他女人在一起。那蓝心酸不已，拒绝钻戒：“现在爸爸在医院，我怎么能订婚？而且，这个退回去，我还要原先那个。”

“好的。”少爷开开心心收回钻戒，只要她答应就好。

少爷兴高采烈，满脸春风地回家进暖房。老爷子歪着打盹儿，显得十分苍老，睁眼就看出儿子的开心：“小子，那蓝答应你了？”

老爷子料事如神，少爷立即答道：“同意啦，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老爷子当然听出来言外之意，放下茶杯说：“那蓝说话还不行，必须老那说句话。”

少爷觉得不在话下，得寸进尺说道：“论资历和能力，那蓝爸爸早该上去了，这次能不能一起解决了？”

“他只要改了这个性子，事情就好办。”老爷子对那蓝爸爸还算了解，那蓝家是大清朝的遗老遗少，身上有股贵族劲儿，脖子硬，不服软，不屑于拉帮结派，一直没上来。

“那蓝爸爸一辈子都这么固执，您就别计较啦。”少爷仍然担心，不知道老爷子是不是真心办。

“老那没打算往上爬，你就不用瞎操心了。”老爷子对那蓝爸爸还有不满，不情愿解决他乌纱帽的事情。

“好。”少爷知足，先保出来再说，那蓝也没提爸爸升官的事，从头到尾都是自己张罗。

对头想在那蓝爸爸这儿撕个口子，现在堵上了，他们弄个自讨没趣儿，碰了一鼻子灰。老爷子心情不错，叮嘱儿子：“我要退了，你呀，别在商场混了，树大招风。生意即便做得好，人家也会说你是靠家里。你干脆进科研单位，有权力也有资源，要钱干吗？没用！你看我，两袖清风，不用一分钱，要什么有什么，对不对？我带过钱吗？有铜臭！”

少爷心说您当然不用花钱，都是我们纳税人养着您。他不敢顶撞，只是生意做得起劲儿，哪肯退出来？笑着说："爸爸，您说得对，眼下还有一个当务之急，其他事我都没心情。"

"哦，什么？"老爷子板起脸来，儿子又有什么非分之想？

"成婚生子啊。您快退了，我都三十出头了，还没个一儿半女的，争取您退下来之后，子孙环绕。"少爷不想从政，结婚生子至少一两年，拖拖再说。

"就等你这句话了。婚礼宜早不宜迟，什么时候办？"老爷子心里乐开花，露出慈祥的笑容，儿子懂事了长大了。

"要和那蓝商量一下。"少爷迟疑了一阵儿，他恨不得立即和那蓝进洞房。

"别瞻前顾后，快刀斩乱麻，生米做成熟饭。"老爷子不放心，叮嘱儿子。

"好，就去办。"少爷理解歪了，既然老爷子这么说，我还不如霸王硬上弓。

"婚礼在今年'十一'，结婚证赶紧。"老爷子板起脸，换届在即，形势难测，订婚这些形式上的东西可有可无，不是关键。

"那蓝爸爸还没出来。"少爷这才说起这件最基本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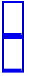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先把证领了，就打电话放人。"老爷子摆手不想多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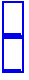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是不是有点儿乘人之危？"少爷品性不坏，就是一副纨绔子弟的习性，夹在那蓝和老爷子中间，两头都得罪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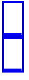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这个不能商量，你去告诉那蓝。”老爷子确定他听进去后，难得详细地叮嘱：“做生意要分个时候，现在是火中取栗，弄不好就惹火烧身。赶紧了结生意，给我生孙子去，不要惹是生非，授人以柄，挣钱还有个尽头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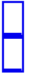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家族生意怎么办？”少爷正在热火朝天地创业，哪能说退就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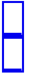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老钱正在物色新管家，家族中人一律退出。”老爷子知道政治险恶，而且家族财富足够子孙十辈子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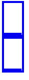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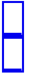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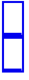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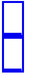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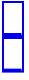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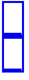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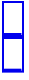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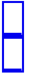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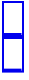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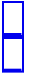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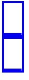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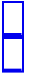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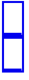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73
当头棒喝

那蓝忽然出现在郭鑫年的办公室，这里也是魔盒的家。就像郭鑫年所说，她提供了最初的想法，甚至起了名字，她是魔盒的父亲，郭鑫年、杨洋阳和卢卡是母亲，他们共同孕育出这个产品。那蓝自然而然地和工程师们打着招呼，聊几句，看着那些界面，这是她和郭鑫年在北戴河心灵碰撞的结晶。

工程师们极为吃惊，没人认识这个突然闯入的精灵。女工程师惊讶于她的气质，男工程师呆滞于她举手投足间的美丽。她对产品了如指掌，一切细节都在她脑海之中，她甚至能够指出小小的缺陷，那个按钮应该在屏幕右上角，美工翻出最原始的设计图纸，果然与她指出的位置丝毫不差。当她在白板上描述出一个想法，字迹与图片上一模一样。他们虽然初次见面，却在产品上碰撞了多次，激起前所未有的灵感。

虽是初遇，却是久别重逢！

郭鑫年进入办公室的时候，就看到这样的景象。那蓝被工程师们围在中间，就像熟识的一家人。她虽然被温迪排除在外，却不能阻挡他们之间心灵的沟通。他们孕育共同的想法，如同血缘般持久。她就像孩子的父亲，虽然无法见到自己的孩子，却有奇异的连接。

不仅郭鑫年吃惊，连杨洋阳都惊讶不已。她是众人中唯一见过那蓝的人，她就像进入产房的父亲，好奇地看着一切。当她看见孕育中的孩子的时候，忍不住热泪盈眶，那是人间最真挚的情感。“大愚，

你是骗子！”杨洋阳倒来一杯咖啡，打断了这种奇妙的精神状态，“你和罗维没有区别，和宇泰来也没有区别。”

没人明白她在说什么，那蓝也不解：“洋阳，为什么这么说？”

杨洋阳笑着说：“我们以为，手机上的对讲机、好友圈、游戏入口、熟人社交，都是他想出来的，所以佩服得五体投地，心甘情愿跟着他创业，今天才明白，那是你的主意。”

“哦，这是我俩一起碰撞出来的想法。”那蓝情商不比杨洋阳低，心态却如同孩子一般单纯。

“大愚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有讨论出这些想法？”杨洋阳心灵透彻，诱导着那蓝。

“我们之间不一样，就像孕育生命一样，心灵相通，共同孕育，你很难分清楚，这个孩子是我的还是他的。那时，好像世界只有我们两人，即便远在天边，也能感受彼此的精神联系，最细微的情感都在对方心灵中被放大一百倍。甚至那个时候，他的情绪也会受到影响，明白吗？”那蓝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在杨洋阳耳边轻轻说道，脸颊通红。

“你的意思是说，魔盒是你们相爱的结晶？”杨洋阳嘴角露出一丝丝笑容，这是她的目的，那蓝在众人面前承认与郭鑫年的爱。

那蓝变色，她中了杨洋阳的圈套，这个又漂亮又高智商的美女！可我和别人领了结婚证，有什么资格承认自己的爱，却和另外一个人结婚？心中酸楚，想逃却不能。那蓝眼泪弥漫：“对不起，你搞错了，我只是在谈产品，和爱情无关。”

那蓝冲进会议室，拭去泪水，将记事本向桌面一放：“微讯上市，我们应该商量一下。”

“温迪去了哪里？”杨洋阳跟进来，直接问道。

“她辞职了。”那蓝很简单地通报。

目光都转向郭鑫年，他应该是最先知道消息的那个人。“我们分开了。”郭鑫年目光灼热看着那蓝。

“金泰的投资有消息了吗？”杨洋阳心里扑通一下，继续问。

“不知道。”郭鑫年答道。那蓝突然回归，让他充满希望，或许领结婚证只是玩笑。

“大愚，账上只有一百多万了。”杨洋阳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投资凭空消失，公司生存面临挑战。

“还不少。”郭鑫年低下头来，他的目光得不到回应，那蓝不理他。

“每个月的薪水就要六七十万，五险一金还有三十多万，房租水电煤气和税费？你有没有仔细算过？”杨洋阳真的生气了，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大愚，现金只够维持一个多月。”

“再去和金泰谈。”卢卡最后来到会议室，仍然有一线希望。

“金泰已经关门，员工全部遣散。”那蓝非常简单地否定了这种可能性。

“温迪怎么能这样？”卢卡十分不满，大家都困惑地看着郭鑫年。

那蓝不想纠结温迪和郭鑫年之间的过去，问道：“现在的局面，怎么办？”大势已去，微讯如同旋风般崛起，席卷手机用户，魔盒停

止了增长的势头，金泰倒闭，温迪在关键时刻离开，打击接连而至，形势雪上加霜。

“没什么，总比一年前强多了，大可继续创业。”郭鑫年陈词滥调，惹得众人一起皱眉。

“Stop it。”（“住口”。）那蓝忍不住了，当头棒喝：“你的确比去年的状况好多了，车库咖啡和高摩呢？它们的投资是升值了还是贬值了？”

温迪百依百顺，其实阳奉阴违，卢卡不参与决策，杨洋阳碍于情面，常常委婉地冲中，郭鑫年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今天，那蓝重新回来，站在股东立场，直指郭鑫年，一句话夺回发言权，重新建立权威。

“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我只希望让魔盒活下来。”那蓝心急如焚，形势陡变固然有外界的竞争，也有监督不力的原因。投资人除了拿钱，还要监督资金用途，为战略发展提供建议，温迪却只关心自己的投资能不能兑现。

“很难。”杨洋阳很肯定，微讯用户突破五千万，魔盒只有五百万，没人在手机上保留两个差不多的App。

郭鑫年不像往常那般倔强，低着头嘟囔一句：“他们山寨。”

“你可以打官司，寻找律师和证据，花上两三年泡在法院，得到一个难以预料的结果。可如果魔盒死了，官司还有什么意义？”那蓝有独立的判断和见解，杨洋阳感慨，要是她在，魔盒不会走错路，沦落到如此地步。

杨洋阳没了主意：“那蓝，有什么办法？”

“我想想。”那蓝代表高摩通知魔盒团队，温迪辞职，她来负责，现在物是人非，她也没有办法，只好转身离开。她在办公室只是惊鸿一现，却让工程师们回味了几个月。

郭鑫年匆匆追出去，在电梯追上那蓝：“温迪去了哪里？”郭鑫年没头没脑地问，气死人不商量。

“你应该问她。”那蓝不喜欢这个问题，拒绝回答。

“怎么变成这样？我们那么好，记得在五道营的下午吗？北戴河的时光，我做错了什么？你突然离开，也不解释。”郭鑫年反复唠叨，其实他反复问过这些，只是他难得面对那蓝，怀着满腹的不解。

解释就是掩饰，那蓝向来不喜欢，而且怎么能讲清楚？讲清楚又能怎么样？我已经领了结婚证！最好的办法就是逃离和放空，像郭鑫年曾经骑行唐古拉山口，寻找生命真正的意义。她轻轻回答：“我想辞职，过一段时间的游学时光，缓慢地寻找答案。”

“我不明白。”郭鑫年不知道她的想法，完全摸不着头脑。

“面对无可改变的命运，我们应该放弃抵抗，顺从命运。”那蓝没头没尾地说道。

“那蓝，知道我们的区别吗？”郭鑫年忽然牵住她的手。

“你说。”那蓝停住脚步，甩开郭鑫年，现在不同以往，她和别人领了结婚证。

“我相信，命运可以改变。”郭鑫年目光坚定。

“所以你是创业者，我不是。”那蓝无力对抗命运，离开电梯，迅速冲到路边，切换话题：“先不管这些，当务之急是魔盒，那是我

们的结晶。”

往常，郭鑫年肯定中招，顺着这个话题跑下去。现在他心里只有那蓝，大声爆发：“别扯魔盒！我爱你，没法不想你，每晚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不能入眠。你这么干脆地切断感情，我做不到，没有你我根本活不下去！”

那蓝的挡箭牌被扯得干干净净，流着泪水说：“我不能和你在一起，原谅我。”她说完捂脸跑开，泪滴坠落。郭鑫年大步追上，近得可以听见呼吸：“那蓝，你到底为什么要和少爷领结婚证？”

“我说过了。”那蓝不想重复，这也是她避免和郭鑫年争吵的办法。

“看这个。”郭鑫年取出手机，刷开屏幕，少爷在香港被拘禁的消息，“这就是你的未婚夫？跑到香港去幽会，嫁给这样的人，因为他有钱？”

那蓝被戳中伤口，心头滴血，埋头要走。郭鑫年不罢休，拦在前面：“在我心中，你那么美好，其实却这么低级，嫁给这种烂人，你执迷不悟，还是眼睛瞎了？”

那蓝抬头勇敢地看着郭鑫年：“自以为是的倔驴！如果胆敢再乱说一气，我就对你不客气。”

“对我不客气？哈哈，我真想不通，除了贪图他钱财，为什么要嫁给这个烂人！”郭鑫年仰头大笑，忽然想起那蓝说过，她练过对付色狼的防身术。没等他收敛笑容，眼前一阵烟雾，右脚几乎被高跟鞋洞穿，想起那蓝防身术的第三招。他曾笑这招心狠手辣，魂飞魄散，夹紧裆部，扭屁股就跑。果然，那蓝的膝盖撞了上来，他转身之际，被踢在屁股，火辣辣的疼痛。

郭鑫年被喷雾剂喷射得泪水迸发，扭头跑回写字楼，在卫生间用水清洗，一瘸一拐走出来。那蓝笑吟吟地在男卫生间门外等着：“佩服，佩服。”

郭鑫年不敢靠近：“我都被打成这样了，佩服神马？”

“还记得第三招。”那蓝暴揍郭鑫年之后，心情竟是出奇畅快，“怎么样，还乱说话吗？”

“被你打，我很开心。我真的不明白，我们之间的那种感觉，你和他也有吗？”郭鑫年不能忍受再次失去那蓝，仍然坚持不懈。

“真服了你，再见。”那蓝没办法，只好逃离。

郭鑫年发疯一样追出大门，也不管周围人来人往：“那蓝，不要离开，请至少告诉我原因。”

“好，告诉你，我可以失去你，但不能失去爸爸！”那蓝坠落的泪水挡住了郭鑫年的脚步。

74
第六条家规

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老钱准备了一套崭新的中式对襟唐装，修剪了头发，然后到私人牙医诊所，重新镶嵌了牙齿。他做完这些，走出高楼大厦，一辆劳斯莱斯等候在门口。老钱停下来向温迪介绍："这是小刘，以后跟着你。"小刘有大家族之风，不卑不亢，向温迪点头，拉开车门，让她上来，开车向西边驶去，直达高墙的院落。

一个熟悉的老人等在院落正中，目光如电，在温迪身上一划而过，换上和蔼的笑容："温迪，很好。"

老爷子迎到门口，表明对温迪的重视。老钱走在她身边，轻轻说道："在家族里，只有你可以与老爷子并排走路，你应该将家族的情况说一下。"

温迪向前几步，与这个尊贵无比的大人物并肩向前："我很荣幸。"

老爷子还不认可温迪，只是碍于老钱担任家族管家三十年，根基深厚，在这个危急存亡之秋，还需要他挺身而出。而且，老钱说得对，家族成员应该退出商业运营，资产基金化是家族共识，如此一来，接替老钱的应该是一位基金经理，而非管家。从这个角度看来，出身顶尖投行的温迪，的确是合适的人选。唯一的障碍是，怎么确保温迪对家族绝对的忠诚？温迪似乎深得老钱欢心，他进了院门，径直向后院的暖房走去，向温迪问道："近来可好？"

这是询问自己还是家族，或许是一个测试，温迪虚来虚往：“虽然有些意外，但我们已经有了对策。”

她心中放着家族而不是自己，老爷子满意地步入暖房，指着侧面的椅子：“坐。老钱，你随意。”

温迪的椅子正是老钱平常所坐，老钱笑着站在一边，卸下这副担子，一身轻松。老爷子向旁边伸手，这是少爷妈妈坐的地方，她一般不参与家族生意，常常空着：“坐这儿，我们其实是一家人。”

老钱掸掸衣角，端端正正坐下，向温迪说：“你今天见过老爷子，便是这个家族的一员了。”

“知道规矩了吗？”老爷子不满老钱替自己拿主意。

“一心一意打理基金；恪守秘密；打理家族资产，不能动用；协助并照顾好萧卷。”温迪记得清楚，缓缓说出她和老钱之间的协议。

“第五条？”老爷子眉头一皱，看着老钱。

老钱不慌不忙说道：“我想改改。”

老爷子长叹一声，抬头想想：“为何？”

老钱起来躬身说：“我深受其害，良心难安。我不想她承担这么大的压力，这是我最后一个请求，请您务必同意。”

老爷子不愿意在温迪面前争论，又不得不说：“可是，事情总得有人做。”

老钱先奉上茶杯，指着温迪说：“她以前是高摩的投资人，打理家族生意比我强，可是有些事情，她怎能下手？如果强行让她承担，不但害了她，也会害了家族。”

老钱为什么对我如此呵护？在温迪的印象里，老钱不是什么好人。老钱继续劝说："您退下来了，我们不需要打江山，而是要守业。家族成员务必恪守本分，有些事情绝不能再做了，否则失去了您的庇护，实在是自取其亡，所以我想把第五条改改。"

"怎么改？"老爷子似有所触动，沉思起来。

"一旦家族成员违纪违法，立即逐出，依法办理，绝不庇护。"老钱渐渐明白，爱也要收敛。

"好，依你。"老爷子无可奈何，端起茶杯问道："萧卷的事情，怎么办？"

"我保证，他三天之内就回家。"老钱郑重承诺。

老钱曾经多次谈起温迪，好像有为儿子浅显做媒的意思。老爷子本来认准那蓝，可是在婚前这个节骨眼儿上，儿子跑到香港厮混，满城风雨，肯定传到那蓝耳中，预定十一的婚礼恐怕指望不上了。这温迪和那蓝是同学又是同事，家世虽不如那蓝，其他条件相当不错，如此看来，也是不错人选。可儿子只认那蓝，也不知道事情怎么发展。老爷子苦笑，试着问道："你和那蓝很熟，她和萧卷的婚事，有什么建议？"

没人比温迪更了解那蓝，想想说道："婚礼不急，可以补办。我想安排他们尽快出国，赶紧造人，也避开国内是非之地。"

"哦？"老爷子眉头一舒，听起来是个好主意。

"那蓝会和少爷出国？"老钱不禁担心，温迪第一次见老爷子，必须言出必行，否则就丧失信用。

"我来安排。"温迪心里有了计划，却不想多讲。

“说来听听。”老爷子都毫无对策，温迪能有什么好办法?

“那蓝有游学的梦想，可是舍不得爸妈，一直没有出国。”温迪看着老爷子神色，稍微停顿，不得不说出来：“短期培训她不会拒绝，高摩明年在哈佛有高管三个月培训项目，她去年申请过，公司没有批。”

这是绝妙的主意，老爷子只要让秘书打个电话，那蓝就可以得到这个机会，只是现在是夏天还有半年才是冬天。温迪继续说：“少爷出了这么档子八卦，最好也不要在国内，应该先出去在美国等。如果他在波士顿三个月都不能挽回那蓝，我也没有办法了。”

这是名正言顺的做法，少爷与那蓝是合法夫妻，如果这样都不能复合，老天都没办法，老爷子对温迪的计划很满意，点头答应。老钱也赞赏温迪的表现，喝了几口茶，起身向老爷子告辞。温迪出了大门才悄悄问道：“原先的第五条是什么？”

老钱对此深恶痛绝，冷笑一声：“好的事情由家族出面，不好的事情交给管家，家族成员不需要知道，也不用介入。”

老钱替家族擦屁股，双手肮脏，深受其害，在最后关头拼尽余力推翻了这条家规，温迪的管家之路才不会充满风险和不测。她感激老钱，扶着他走下最后一级台阶：“谢谢您。”

“别谢我。”老钱慢吞吞上车之后问道：“你男朋友在忙什么？”

这是明显的试探，温迪停下脚步，不知道老钱指的是谁，她与郭鑫年的恋情本来就有硬伤，她没抱太大指望，郭鑫年从北戴河回来之后，两人恋情已经告吹。罗维在广州不弃不离，等待自己回心转意，情感正在十字关头，欲理还乱。

“为家族服务，忠诚至关重要，同意吗？”老钱反问。

“当然。”温迪不与老钱争辩，内心不以为然。

“你理当成为家族成员。”老钱说出来，这是为温迪定制的条件。

“什么？”温迪侧头看着老钱。

“你应该嫁给家族成员。”老钱慢吞吞说道。

“少爷会娶那蓝。”温迪强调，她在尽力撮合。

“如果没有呢？”老钱盯着温迪，这是他能为少爷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我们虽然吵架分开，但我的心没变。”温迪忽然意识到，在潜意识里仍然把罗维当作未婚夫！

“掂量一下妈妈的病情，自己决定吧。”老钱有十足的把握。

75
游学梦想

爸爸经过抢救，总算没有大碍，却让那蓝和妈妈异常紧张。那蓝请假在医院，爸爸恼怒异常，不愿意和女儿说话，第三天他指着门口说："那蓝，走，去和他办离婚，不办好就别来。"

那蓝找不到少爷，自己去了一趟民政局，人家说这事必须得两个人一起来，那蓝不敢再去医院惹爸爸生气，只好来办公室上班。她泡了杯锡兰红茶，想筛选新的投资项目。在这段时间，她完成了聚美优品的评估，这是一家采用团购模式的网上化妆品特卖商城。那蓝在魔盒学到的经验并没有浪费，这家互联网企业蒸蒸日上，正在全力冲刺，准备在纽交所上市。

忽然屏幕一闪，一封来自人力资源的邮件。参加哈佛大学为期三个月的领导力训练！这是那蓝渴望的机会，尤其这个时刻，一切都糟糕透顶，出国学习既是夙愿，又可以避开烦恼。她击打键盘，回复邮件："我很期待，可是，谁来接替我负责这个部门？谁继续跟踪这些投资机会？需要确定下来。"

邮件刚刚发出三分钟，电话铃声响起，彭祖武说道："那蓝，来见我。"

那蓝起身来到彭祖武办公室，坐在他对面："彭总，您好。"

"我会寻找接替你的人，交接工作。"彭祖武不抬头，看着电脑屏幕，这种事情本来不需要他过问。

那蓝在人力资源工作过，三个月的哈佛学习并不常见，不可能事先没有一点儿风声：“是您提名的？”

彭祖武接到华尔街总部的指令，要求那蓝参加培训。他哪里想到，那个顶天人物的办公室直接跳过中国区，向高摩总部提出了要求。对于这么炙手可热的人物，高摩总部心甘情愿地满足了这个本来也不算什么的要求。彭祖武不知道真相：“别问了，总部认为你是合适的人选。”

那蓝常去新加坡的亚太区总部汇报工作，去年接手风投部门的时候去过华尔街总部。她在任何地方都引人瞩目，或许被总部某个大老板看中，作为接班人培养。这种先例有过，总部需要有新兴国家经验和背景的人才，先调入总部培训三个月，再以优渥的待遇成为CEO的助理，为期一年，然后派回中国担任高管。不管怎么样，这都是难得一遇的机会。那蓝不为升迁，只为放空，像郭鑫年骑行拉萨一样，重新审视自己，遇到未知的自己，摆脱糟糕的命运。

“还有，”彭祖武抬头，目光中暴露出内心的困惑和犹豫，“有温迪的消息吗？”

温迪向来谋定而后动，这次辞职十分突然，没有透露出丝毫迹象，那蓝答道：“没有。她去了哪里？”

“管理一家基金。”彭祖武只打听出来这个神秘的基金实力极其雄厚，其他一概不知。他不打算多谈温迪：“关于魔盒，打算怎么办？”彭祖武不仅关心魔盒，也关心它的投资人，林佳玲。

这个曾经炙手可热的项目，面临无人负责的尴尬。那蓝难过地说道：“形势非常不好。”

这是高摩在中国的第一个风投项目，彭祖武很失落，当初不该狮子大开口，企鹅技术本是最好的收购对象，问道："我们为什么错过企鹅技术的并购？"

温迪在魔盒中有投资，掺了私心在里面。那蓝不想讲别人的坏话，毫无益处："可能是因为贪婪，不过我还有一些时间，我会继续负责。"

彭祖武略感欣慰，魔盒是个烫手山芋，那蓝愿意接回来，最好不过："日久见人心，你是好样的。"

"彭总，魔盒就像我的孩子，我会努力的。"那蓝放不下魔盒，这是她和郭鑫年心灵相通的结晶。

"你的方向很好，聚美优品就要在纽交所上市，你要再接再厉，在出国前再确定几个投资项目。"彭祖武终于说出一个好消息，魔盒本来是很好的投资，却不该交给温迪。那蓝退出项目组后成绩斐然，这么短时间就能促成一家公司上市，实在难得："我们在美国投资了优泊，估值从零成长到六百亿美元，中国有没有类似的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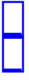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有的，我和凌步正在磋商。"那蓝做出互联网投资地图之后，按图索骥，在分析师的协助下，已经与各行各业领先的创业公司取得了联络，可是与程啸虎的沟通却遇到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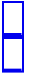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为什么？"彭祖武对凌步的打车市场的重视程度已经超过魔盒，这里面有明确的商业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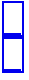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他们没有交管局的红头文件，出租汽车公司都不敢让司机安装，他们正在一家家做工作。"那蓝是投资人，却不仅仅撒钱，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支持和帮助，可是，这次又遇到了郭鑫年曾经遇到的问题，移动互联网是新兴事物，政策法规既没有规定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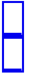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也没有规定不可以。这件事又不是靠钱能够摆平的，让那蓝好生为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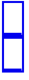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想办法，加油！”彭祖武不理细节，既然优泊可以在国外做起来，凌步为什么不能打破中国的清规戒律？他对那蓝寄予厚望，可惜，她就要出国游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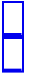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81
基金经理

剃着光头的少爷出来，见到温迪，吃了一惊。温迪摘下墨镜，摇下窗户："少爷，您坐后排。"少爷"切"一声，拉开门，坐进副驾驶位置。坐后排是老钱的规矩，少爷根本听不进去，也从来没有遵守。老钱每次都笑着摇头默认，现在更不理睬这个小丫头，说道："偏坐前排，不行吗？"

温迪拿出手机，看着少爷："如果您坚持坐在前排，我就打电话通知那蓝。"

少爷从看守所出来，就怕那蓝，举手乖乖坐到后排："叫她干吗？"

"那蓝是您夫人，应该她来接。"温迪启动汽车，向深宅大院驶去。

"她都知道了？"少爷担心起来，香港的幽会如果让那蓝知道，婚礼肯定完蛋。

温迪按动按钮，后排座椅滑出储物盒，少爷吓了一跳，自己的新闻成了报纸上最热的八卦，各种小道消息，当事人的口供记录，还有香港狗仔队拍摄的照片，密密麻麻地出现在娱乐版。他再仔细看，还好没有自己的名字，他紧张地问道："那蓝知道吗？"

"想不知道很难，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她是您的合法妻子，又跑不了。"温迪戏弄着少爷。

“别提了，不是没洞房吗？”少爷一脸苦相。

温迪扑哧一乐，他居然还想洞房，老钱的牺牲真不值得！说话间，汽车驶入大院，老爷子坐在暖房正中等着。

少爷闯下大祸，蹑手蹑脚走到他身后说道：“爸爸。”

老爷子转身坐下，满脸怒气：“发生了什么？”

温迪坐在了老钱的位置？少爷没时间多想，不敢违逆老爷子，和盘托出：“去香港出了意外。”

哼！老爷子拍着报纸，怒斥：“真风光啊，富商强闯香闺，被警方带走，入幕之宾是谁啊？上了香港各大报纸头条，内地的报纸也连篇累牍，比我的版面都大。你终于超越你老子了，牛掰啊。”

老爷子也会使用这种网络语言？少爷不敢吭声，温迪神态严肃，问道：“萧卷，打算怎么善后？”

少爷难以适应温迪的新身份，不服气地说道：“关你什么事？”

温迪初任管家，第一次参与家事，当着老爷子和少爷争执，绝不能落了下风，缓缓说道：“萧卷，我正在筹备你和那蓝的婚礼，还要不要办了？”

这是少爷的软肋，他低头懊恼万分，支吾一会儿问道：“你什么身份？凭什么插手这件事？”

老爷子一言不发，温迪不想用身份压住少爷，淡淡说道：“那蓝知道香港的事情了。”她手里握有足够的筹码，不理少爷的质问，坚持谈婚事，必须第一次就降服少爷。少爷心不在此，慌了神：“糟糕，谁告诉那蓝的？”

老爷子不怒反笑，儿子此时此刻还纠结这些，如此没有政治才能，在官场和商场必然有死无回。哎，他不像我！我白手起家，一时之枭雄，可惜儿子没有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能力。如果不好好看管，不但毁了他自己，也会毁了这个家族。

温迪不在老爷子面前卖弄，直接通知少爷："那蓝下月去美国学习三个月，你同时在哈佛进修。这是赢回她的最后一线希望，也是家族给你的最后一个机会。"

少爷正要反驳，温迪取出一堆文件，摊在面前："萧卷，签字。"

第一份文件是转让协议，房产、汽车和土地，银行账户和公司的股份，他全部的资产，转给一家陌生的基金。少爷瞪起眼睛："干吗？"

"必须干干净净。"断去少爷的财源，他才不会荒唐。温迪不想解释，他知道得越少越好。

"不签，这是我多年积累，和家族没有关系，凭什么交出去？"少爷勃然大怒，她突然冒出来，迫使自己出国并交出资产，凭什么？

"萧卷，这是家族决定。"老爷子担心温迪镇不住，这是老钱临走之前的对策，每个家族直系成员都要将资产转移到这个基金。

"爸爸，我是成年人，不能一点儿资产都没有。您至少得给我套房子，一辆车吧。"少爷不敢顶撞老爷子，翻翻文件。小金库被调查得极为清楚，交出去真成屌丝了。他虽闯下大祸，仍不知悔改，反复争辩。

老爷子怒从中来："你这逆子！那蓝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你偏要鬼混，跑到香港幽会！不让你经商，你偏打着我的幌子做生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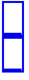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搞得满城风雨！老钱跟着我们家三十年，忠心耿耿，为你自投罗网，你一点儿都不惭愧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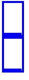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那蓝的事我认，我发誓再不乱来了。老钱的事和我有半毛钱关系？对头煽风点火，拿我开刀！我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您不明白吗？您要退了，人家不把您当回事儿了。”少爷不是不懂道理，他的确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温迪不想这样吵下去，向老爷子说：“我和他谈谈，您先歇歇。”

老爷子一拍桌子，向外走去。他这辈子叱咤风云，唯独养了个不成器的儿子，又毫无办法。老爷子刚走，少爷走到他的椅子前，扑通坐下来，伸个懒腰笑着说：“温迪，你怎么成了我们的管家了？”

少爷挺聪明，居于上位来压制温迪。温迪当然不会坐在下手，站起来向外：“萧卷，跟我来。”必须降服少爷，才能坐稳管家的位置，她早已准备好了着数。





84
舐犊之情

老爷子离开，暖房里只有温迪和少爷，她向外走去："跟我来。"

少爷晃晃悠悠走出暖房，不以为然。爸妈管我几十年都没用，你一个小丫头能拿我怎么样？他们径直出了大门，一辆轿车停在门口，去哪儿？温迪坐进驾驶位置，向后座示意，少爷却拉门坐进副驾驶："这儿舒服。"

温迪没说话，后排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萧卷，坐后面。"

少爷这才发现，妈妈就坐在身后，只好起身乖乖钻进后座，笑着对温迪说："算你狠，拿我妈压我。"

没人回答，少爷妈妈神色黯淡，时不时擦拭眼眶，似乎刚刚哭过，少爷不敢造次，噤声不语。汽车出了环线，向郊外驶去。夕阳如血，头顶却雨气扑面，四周山野翠绿。这里是昌平地界，道路崎岖向上，四周一无所有，不像寻常踏青拜佛，为什么来这里？黄昏如血时分，汽车在土路上呼哧停稳。少爷跳下汽车，一抬头，看见前面一座坟头，顿时愣住。一座汉白玉墓碑高高耸立。他紧走几步，看清石碑上的照片："老钱怎么了？"

"服毒，见你之后。"温迪回答得非常简洁。老钱早有准备，毒药就藏在新镶嵌的牙齿中。温迪将一抱鲜花放在墓碑前，恭恭敬敬三鞠躬，又从车里提出一桶清水，仔细擦洗墓碑。

少爷呆呆站着，墓碑上的老钱含着笑容，目光柔和，画面一幕幕闪回，他的告别，抱着自己时颤抖的身躯，那时他眼中肯定噙满泪水。我将他掀翻在地，他慢吞吞站起，嘴角挂着鲜血，眼角眉梢都是慈爱。几周之前，他陪我在高摩谈判，也是这种目光，就像看着自己的儿子。几年前，我从美国毕业回来，老钱在机场迎接，目光中充满了满足和幸福。十几年前，我刚到美国读高中，不适应那边生活，打电话回家哭诉。他第二天就飞过来，与我在校园里散步，开车去唐人街吃中餐，一切历历在目。我有这么多的回忆与老钱连在一起，幼时放学，他让司机把车开走，牵着自己的小手走路回家，一路欢笑，给我买好吃的冰棍和汽水。记忆快速回放，我骑在他的脖子上，在山野中飞奔，四周是看不见尽头的油菜花。

为什么我的记忆里只有老钱，却看不见父亲？他对视着墓碑上一尘不染的老钱，忽然间泪水盈眶，心中充满悔意。温迪走过来用纸巾拭去他的泪水："我问过他，出事儿了，为什么不走。"

"为什么？"少爷呆呆地看着老钱，心脏狂跳不止。

"他宁可失去自己的生命，也要保护你。"温迪离开少爷，走到远处高地眺望着灯火辉煌的北京城，给少爷母子留下私密的空间。

"萧卷，我还是应该告诉你。"少爷妈妈仰头望着天空，明月洒下的光芒，如同老钱的笑容，"他生来就是做官儿的料，年轻的时候很忙，常不在家，家里一切都是老钱来操持，他的官儿也越来越大。直到有一天，一个很大的电视台的女主持人闹到家门口，我才知道，他在外面也不总是工作。"

"我很伤心，你外公外婆是世家，他本来高攀不上，我和爸妈吵过很多次才嫁给他。我一气之下跑回你外公家，铁了心离婚。可是他不肯，离婚，仕途就毁了。"少爷妈妈述说着三十多年前的往事。在少爷印象里，父母的确客气得过分，相敬如宾。少爷妈妈继续说下

去："他口头道歉，在家待不了几天又向外跑。我心里有了怀疑，疑神疑鬼，打听不出消息，天天在家生气。没多久，他高升了，主政一方，干脆把我抛在北京，上任去了，想干吗干吗。后来有了你，才把我们接去，时间长了，我也习惯了。"

少爷呆住了，妈妈为什么一直用"他"来称呼老爷子？啊！少爷回忆着老钱最后的画面，被自己推倒在地，他缓缓爬起，擦去嘴角的鲜血，笑着说：孩子，让我抱抱你。我明白了！少爷看着墓碑，老钱的目光蕴含了复杂的情绪，传达着繁杂的信息。少爷脑中轰的一下，扑通跪在墓碑之前，泪水如珠坠落。幼时、童年、少年、青年的段段回忆渐渐在少爷脑海中拼凑起来，全是老钱的影子，少爷明白了真相。老钱不出逃，拼了性命，只为把我搭救出来！

"你是他的亲生儿子。"少爷妈妈泪水开关突然打开，泪珠断线一般流淌。

"看看吧。"温迪走回来，将一封信送到少爷手上，正是老钱的笔迹。

萧卷：

从出生那一天，你就是我的儿子。

老爷子很忙，我每天陪你在花园里玩。他日理万机，那么辛苦，住着这么大的房子，有那么好的女人，还有这么多厨师、司机和保健人员，却没有时间回来。

我做的那些不好的事情从来没有告诉你，一切和你无关。这是我的提议，我希望你干干净净做人。对于那些事情，你可能愤怒，因为你是好孩子。但是这个世界没有对和错，又哪来的好人和坏人？坏人也有善良的一面，好人也有很坏的一面。我见过太多衣冠楚楚、恶贯满盈的好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你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不需要你争我抢。你可以帮助别人，大家都会感激你，你就变成了一个好人。孩子，别像我这样，希望你能够听进去我人生的最后一段话。

我是地主出身，这意味着很多，我不能入学、入党、参军和提干。每个人都对我不好，只有这个家族对我好。我曾经痛恨这个世界，有你之后，我变了，你开心，我也笑。你触摸周围的一切，我也开始重新认识世界。伴随你成长，我一点儿都不遗憾。老天很公平，用你补偿了我，这辈子太值了。

你两三岁的时候，生了一场重病。我暗暗发誓，只要能够挽救你，我愿意付出一切，因为你是我的延续，我能够守着你，看着你，一直到你长大，此生足矣！

我只有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听见你叫一声爸爸。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离开这个又恨又爱的世界。我只有唯一的愿望，请你在墓碑前喊一声爸爸，我在九泉之下也会笑出声来。

钱汉绝笔

少爷泪水纵横，扑通跪在墓碑之前，撕心裂肺："爸爸！爸爸！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

85
小青杏

魔盒就像自己的孩子，那蓝绝不会看着自己的孩子走向死亡，她回到北京就约见李无觅。

上地信息产业园，奔狼的总部大厦位于海淀区北二旗，北至上地，南至西北旺，东至上地村，西至一号路，占据四公顷土地，建筑面积十万平方米。大厦有漂亮的玻璃幕墙和钢筋结构，四周被银杏树包围，被形象地称为“搜索框”。员工常幻想着摘来煮银杏粥，可惜银杏树生长较慢，二十多年之后才能挂果。大厦内部有四个空中花园，分别以“梅、兰、竹、菊”为主题，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那蓝与李无觅的会面就在兰园。

李无觅是中国互联网行业中最风度翩翩的一位，也是最一帆风顺的。

他大学毕业进入华尔街，三年半之后前往硅谷，加入著名搜索引擎公司Infoseek。他看到国内互联网发展风起云涌，高瞻远瞩，起程回国，在北大资源宾馆租了两间房，八个人创建了奔狼。他很快得到了投资，第一笔一百二十万美元，第二笔是一千万美元。

李无觅向门户网站提供搜索服务，舒服却无法独立成长，便想转型成为独立的搜索网站。这个提议遭到股东们的反对，公司全部收入都来自门户网站，一旦竞价排名模式不赚钱，公司只有死路一条。李无觅在董事会上爆发了，这个一贯的好学生展示了强有力的叛逆精神。他认准的东西，没有人能改变。最终投资人们不得不屈服，李无

觅推出“闪电计划”，奔狼上升为全球第二大搜索引擎。2005年8月，这家公司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李无觅也成为国内首富。

资料放在桌面，那蓝不需多看。她曾经参与过，那时她大四在高摩实习，还是一枚小青杏，茫然地被派到理想国际大厦，美其名曰是实习生，其实就是端茶倒水、复印资料。可是，她还清晰记得那个晚上，在大厦的环形走道与李无觅不期而遇的刹那。

那晚的结识，是今天重逢的前缘。

李无觅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坐在那蓝对面，露出笑容：“小青杏，让我看看，有没有长大？”

那蓝目光中没有了当初的羞涩，嫣然一笑：“Robin，你每天都吃防腐剂吗？”

李无觅哈哈笑起来，那蓝总让人如沐春风。他收到高摩的传真，看见她的署名，就答应见面。这让秘书困惑不解，老板绝不是谁都可以见的。那蓝又不是高摩的CEO，即便彭祖武也不见得一个传真就能见到李无觅，这那蓝有什么魔力？李无觅放下她的恭维，长长叹气一声：“五年了，只在那次互联网论坛上匆匆一晤。”

“你知道原因的。”那蓝轻轻回答。她五年前实习期经常通宵整理资料，李无觅常加班到凌晨，他们自然而然地在电梯口相遇。那蓝戴着高摩实习生胸卡和奔狼的临时卡，李无觅立即就知道了她的身份。两人都出来找吃的，他们从中关村走到五道口，找到好吃的韩国料理，甚至还到嘈杂的酒吧喝了一杯。那时，李无觅还不曾是中国首富，也不是后来的风云人物，只是一个普通的创业者。他很有礼貌，讲述着自己在美国的遭遇，滋润着小青杏般的年轻的那蓝。

那蓝拼命喝酒，离开酒吧的时候，两条长腿如同细竹竿一样晃来晃去，被李无觅扶着。她拒绝了出租车，坚持从五道口走回理想国际大厦。这是让她如痴如醉的男人，她想拉长这个时间。他有家庭，注定不属于自己。肩膀靠在他身上，在初夏之夜散步，缘分也只能到此了。实习期之后，她进入大秦电力，三年前重新回到高摩。在这期间，那蓝再也没有和他联络，只是默默地关注着他的消息。

“很高兴能够再见到你。”李无觅微微拉远距离，展开传真细看。你邀请奔狼投资魔盒？

“五年飞逝，时间如此神奇，有人一成不变，有人已经创造了历史。”那蓝忽然心中一跳，只有创业者才能创造历史。程啸虎的提议未必不可以考虑，忽然意识到自己正在面对李无觅，想想自己这么说并不肉麻，他值得这样的夸奖，随即语气一转，不再浪费时间，“魔盒对于奔狼，是一个很棒的机会。”

“哦，为什么很棒？”李无觅还不适应那蓝的新身份，五年前，她是端茶送水的实习生。

“坦率地讲，魔盒只有五百万用户，没有收入谈不上投资回报。你们人才济济，也不缺这个小小的创业团队。”那蓝不想推销，脸上带着自信的笑容。

这些话让李无觅莫名其妙，她建议我收购魔盒，又否定自己的提议：“小青杏，既然没有任何益处，你为什么来这里？”

那蓝指着桌面的手机：“在PC端，我们用你的产品来搜索。手机用户的习惯是什么？”

“有什么不同？”李无觅看着那蓝，她这五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移动浪潮突然到来，一场互联网战争即将开始，哪里是决胜之地？”那蓝突然抛出这个问题，诱之以利只是锦上添花，远远比不上雪中送炭。李无觅不答反问：“哪里？”

那蓝不想直接说出答案，而要让李无觅自己意识到危机：“你们多少流量来自移动端？”

“不高。”李无觅坦率回答，对于那蓝，他没有戒备之心，却也不愿意透露太多的机密。

“怎么获取手机的流量？”那蓝直视李无觅，他是互联网巨头，她的质问无异于顽童质问大学教授。

“你说。”李无觅脸色严肃，那蓝不是那个小青杏了，竟然展现出强大的气场。

“这里。”那蓝摊开细腻的手掌，手机界面上整齐地排列着图标。李无觅点头，这与他思路吻合。“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连接用户的是App，而非浏览器，这些入口便是决胜点。”那蓝不等他质疑，再次猛戳他的痛点，“您占据了几个手机入口？”奔狼不断地孵化新业务，拿得出手的只有爱奇艺视频，在移动端斩获不大。那蓝加强语气：“如果移动入口被瓜分殆尽，奔狼该怎么办？”

李无觅被戳中痛点，沉默不语。那蓝的打击连番不绝：“机会之门还有多久就会关闭？”

“多久？”李无觅看到了完全不同的小青杏。

“顶多半年。”那蓝给出答案，又猛攻痛点，“入口之战的硝烟燃起，奔狼还在睡大觉，是吗？”

李无觅深深呼口气，轻轻一笑，看清了那蓝的招数，开始反攻：“你让我收购魔盒，来抢夺这个入口吗？”

如果推销魔盒，更证明刚才只是烟幕弹，如同卖狗皮膏药之前的花拳绣腿。那蓝这五年的历练绝非普通，站在李无觅的立场分析：“不一定并购魔盒，还有其他对策。”

“哦？”李无觅再次吃惊，她竟没有推销。

“自己开发是最佳方案，团队之间不存在磨合。”那蓝放出理想方案，有把握再把这个方案推翻。

李无觅笑笑，他怎能没有尝试研发手机端产品？可是公司越大，创新能力越弱。奔狼并非没有人才，他们有了好的想法，就跳出公司创业，自己的孵化往往是应付差事，大多以失败告终：“可有中策？”

“并购。”那蓝说出了潜在的意图。如果罗维在场一定大惊失色，他引以为傲的销售技巧被那蓝纯熟应用，其实她并非使用技巧，而是真心为李无觅考虑。

李无觅被激起好战的情绪，不顺着她的思路，跳跃问道：“下策是什么？”

“等待。这可能是后发制人，也可能是坐以待毙。”那蓝再次冒险，他会勃然大怒吗？

李无觅对着空中花园沉思，移动互联网时代突然到来，正在摧毁他的商业帝国。企鹅技术发布微讯，占领了桥头堡，我要不要发起冲锋，加入这场入口之战？

“您担心什么？”那蓝看出了他的顾虑。

“我们一直相安无事，你走你的阳关路，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李无觅直视那蓝，收购魔盒，便是挑起与企鹅技术的战争，没有人敢和这只彪悍的企鹅开战！

奔狼在三大巨头之中居于末位，体量和实力是企鹅技术的一半，正面对决没有把握。“企鹅技术是强横的对手，与之争锋不易。可是，不战又如何？”那蓝取出一本古香古色的小册子，放在李无觅面前，这是打消他顾虑的一招。

《史记》中的一册？李无觅不由得笑了：“记得你喜欢音乐，怎么钻研历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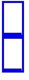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那蓝撇撇嘴巴，想起郭鑫年，不知不觉之中，她竟看了这么多史书。那蓝不想说这些，指指《史记》，示意李无觅去看下画线的部分。战国末年，秦国攻伐天下，与赵国对峙于长平。赵国请求齐国援助，大臣以唇亡齿寒的道理来说服齐王。然而，齐王田建不敢得罪强秦，不派一兵一卒，看着五国灭亡，直到秦军兵临城下。齐王不战而降，田建被幽禁在山洞中活活饿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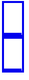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与强秦决战，并不容易。”李无觅缓缓站起，收购魔盒便是与企鹅技术为敌，任何人都要三思而行。

“那您再想想。”那蓝有些失望，但绝不纠缠，魔盒的现金流枯竭，濒临崩溃，也没时间等待。她告辞出来，打开手机查询，下午还有航班飞往杭州。云沧海是霸王之才，绝不会害怕与马幻城为敌，或许在那里才能挽回魔盒。那蓝一阵晕眩，她在广州大病一场，见了李无觅又要前往杭州，体力达到极限。

魔盒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将它救活！

那蓝上了飞机，与李无觅见面的情形反复在脑中播放，优秀如李无觅者，出类拔萃，罕有失手，便不打无把握之仗，常常错失良机。往往那些出自底层之人，本来一无所有，反而乱拳打死师傅，闯出一条路来，做出经天纬地之业。想我自己，身家虽非顶尖，却有父母溺爱，什么都不缺，难得容颜奇美，性格家教俱佳，从来都被众人捧在掌心，其实自己也是另外一个李无觅，被自己的优秀所绑架。或许，我应该放下一切，像郭鑫年那样穿越渺无人烟的雪域高原，才能真正找到自己？想到这里，忽然觉得哈佛游学只是一种贵族的迷失和无意义的逼格，抑或是，抛下所谓高摩的光环，踏上创业的道路？





88
心灵回归

苏药的货车回到创业街。他们搬着包装箱，走过大槐树，来到鼎鑫宾馆二层，回到熟悉的地方。一辆自行车斜靠在墙边，林佳玲回来了？门口有一条大大的横幅：欢迎归来。车库咖啡举办过无数次欢送会，庆祝创业成功搬出，这是第一次庆祝创业者回归。

林佳玲果然在，她一身舒适的便装，向郭鑫年伸出双臂："欢迎。"

苏药安排周全，将所有的人邀请来，欢迎郭鑫年的回归。郭鑫年仍是互联网名人，重返车库咖啡的消息已经传遍，创业者夹道欢迎，有人递来麦克风。郭鑫年经过创业起伏，不再笨嘴结舌，练出了当众说话的本事，在讲台上思如泉涌："我们几个人搬出去，打不过人家巨头，被揍得鼻青脸肿回来，死里逃生摸回来几条真经，和大家分享，想听吗？"

年轻的创业者们都以郭鑫年为榜样，一起鼓掌欢迎。他心中万分感慨，一吐为快："我们创业者一无所有，赤手空拳，这又怎么样？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斯巴达克斯孤单地站在罗马角斗场上，人单势孤，没有一刀一枪。可是，陈胜、吴广撼动了大秦帝国，斯巴达克斯摧毁了大半个罗马帝国。势单力孤的创业者，面对无比强大的帝国，总能开天辟地，创造奇迹，这是历史的必然！

"古代帝王希望世世代代坐享江山，基业长青，这是痴心妄想！不可一世的帝国终将被手无寸铁的创业者终结，这是必然，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大公司墨守成规，我们充满叛逆的勇气；他们腐朽不堪，

我们朝气蓬勃；他们做着股东喜欢的事情，我们永远听命于内心；他们为了工资，我们为了梦想；对于他们工作就是工作，对于我们却是一辈子的事业。创业者必将胜利！”

一位创业者举手问道：“可是，你刚被人家打败。”

郭鑫年跳上椅子，并不气馁：“人分好几等，最差一等失败了之后怨天怨地，稍好一等人舔舔伤口继续折腾。可是我要说，没有人生而伟大，大家都是在挫折中摸爬滚打，失败是珍贵的精神食粮。反正，我肯定不会去买五道口的学区房。”郭鑫年满脑子新想法，他来不及品尝失败的痛苦，又被新想法点燃，“其实我又有了一个不错的想法。”

“那是什么？”一人问道。

无可奉告，郭鑫年学乖了，不在这种场合暴露想法。他从亢奋状态中平复：“挑战这些巨头，你们肯定以为我是疯子，就像三岁小孩儿挑战大人，喊道，我要打了，真的要打了，我打起来很狠的，你不怕吗？我扔块石头就能打下你的飞机，我说到做到。哎呀，给句话啊，你只要向我赔礼道歉，我就饶了你。大人说，没空；小孩儿说，你不是男人！”

这是网络流行的段子，创业者们前仰后合。郭鑫年善于自嘲，把自己打到尘土里，增加了亲和力。他举起麦克风招兵买马：“我不认输，我就是这样的人，越败越勇，胜利必将属于我们。哪位愿意一起干？只要你是最棒的，我都需要。不过你要想清楚，为了加快速度，加班是家常便饭。”

郭鑫年这些话听起来十分癫狂，却是互联网带来的机遇，几个屌丝就能颠覆庞大的企业帝国，在以往的世界中根本不可能。林佳玲从始至终都支持郭鑫年创业，现在宽心了。他即将开始一段新征程，尽

管荆棘密布，都没关系，重要的是去搏杀和流血，他拥有难得的经验教训和百折不挠的精神。

林佳玲接来麦克风，站在车库咖啡的标志之下，为郭鑫年打气："创业者没有钱，租不起写字楼，这有什么关系？我们有一个无可战胜的大本营，一个心灵的港湾，提供源源不尽的精神力量，足以支持我们破釜沉舟，拼死再战。"

车库咖啡是郭鑫年诞生的大本营，抚育他成长的地方。他夺回麦克风，充满感激："这里虽然破烂，却是世界上最有创新和冒险精神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重新起程！"郭鑫年大喊，"有谁愿意加入？"

"我有兴趣。你一直没有说做什么，至少有方向吧？"一名背着双肩包的"程序猿"固执地坚持，创业虽说可以一无所有，但至少要有个简单的想法。

"我还没想好。"郭鑫年叹气。郭鑫年的好想法就像段誉的六脉神剑一样，时有时没有，有时候好像有了，沉淀一阵儿才发现不是那么好。他耷拉脑袋回到人群中，失去那蓝，他就将失去创造力的来源，世界将一片黑暗。

"我有个想法。"一个人抱着包装箱从门口进来，身边还有如同小老虎一般的年轻人，"魔盒是我们的孩子，还可以生孙子！"

"卢卡，你来干吗？"郭鑫年指着窗外的座位，走过去。

"我有个很好的想法，这是程啸虎，凌步的创始人。"卢卡抱着包装箱狂奔，还不忘给程啸虎打了一个电话，程啸虎开车接他来到车库咖啡。

郭鑫年看出情形不对，猜出卢卡和杨洋阳有了争执："你在我这里是因为洋阳，我心里仍然很开心。我捡了大便宜，她聪明、好看，还情商高，外带你这技术天才"程序猿"，我真的赚到了，晚上做梦都开心地笑。"他又拍着卢卡肩膀，催他走，"你机票都订好了，回去陪洋阳。"

"我和她分了！"卢卡早已控制住了的泪水，又不自觉地流淌出来。程啸虎已经劝了卢卡很久，他完全不听劝，坚持要来车库咖啡。

"是你不对，你先陪她去欧洲旅游一趟，这是她很早就想去的。"郭鑫年拿出手机就要给杨洋阳打电话，被卢卡按住："我不想打工，行尸走肉。"卢卡不善言辞，很难得说出感受。

卢卡这样的技术天才，如果遇到那些大公司的官僚，一定互相折磨至疯。郭鑫年坏笑着说："别想那么多，回来再一起干。"

"好兄弟应该共渡难关，我不想抛下你们。"卢卡看着身边郭鑫年的残部，还有陆续聚集的程啸虎的地推团队。他在这个时候，最舍不得的不是豪华的办公室，也不是高大上的公寓，而是一起创业的好兄弟。他拿出笔记本电脑："大愚，我和啸虎有个很好的想法，你来听听。"

郭鑫年看到屏幕上的内容，眼前一亮，再也不想其他，对讲机和地图的完美结合，出租车、专车、班车，对每个人出行方式的颠覆。他举起笔记本电脑，向旁边招手："来，兄弟们，我们好好谈谈。"

"这就对了。"林佳玲看着这一幕，欣慰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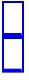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是啊，魔盒的延续，完美的团队配合。"苏药也赞同。虽然杨洋阳退出了，却来了程啸虎。他或许没有杨洋阳的情商，却有坚忍不拔的个性；他文本能力肯定不如杨洋阳，却掌握了强大的地推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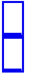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他肯定无法像杨洋阳那样协调卢卡和郭鑫年，却有远大的梦想和召唤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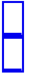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郭鑫年和卢卡的研发队伍，程啸虎的地推团队，林佳玲和苏药再也想不到这么完美的组合。

“哎，可惜他们还缺个完美的投资人。”苏药看着林佳玲，像她一样完美的投资人。

“那蓝，什么时候才能回归？”林佳玲极为欣赏那蓝，如果她回来，这就是一支震天撼地的创业队伍。







91
莫因心无所恃，随遇而安

夕阳西下，山峰现出娇艳的紫色，海水变成深蓝。那蓝仿佛置身画中，城市的建筑布局匀称，没有摩天大楼，小巧玲珑的房屋被涂成红红绿绿的颜色，在太阳的照射下，五彩斑斓。议会大厅和政府大楼依湖而建，摩肩接踵。成群的野鸭子，在碧蓝的湖水中游来游去。

那蓝没有直飞纽约，而是从地球背面绕过去，只为在冰岛停留。

雷克雅未克，冰岛第一大城市，六万人口。那蓝告诉导游，马连道那片街区就有十几万人口，导游的下巴差点儿掉下来。“公元九世纪，斯堪的纳维亚人乘船驶近冰岛，在船头向岛上眺望，海湾沿岸升起缕缕炊烟，以为一定有人居住，于是把此地命名为雷克雅未克，意即“冒烟的海湾”。事实上这里根本没有农舍和炊烟，那是岛上温泉喷出的水气。”导游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脸上还有几颗浅浅的雀斑，为唯一的游客讲解着。

“可以帮我拍照吗？”那蓝举起相机。她放下情感和工作，沉浸在这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之中，徜徉在博物馆光洁的地面。抱怨、失眠和焦虑于事无补，唯有放下，将心灵释放出来，内心才能安宁，旅游就是最好的方法。

咔嚓一声，那蓝在博物馆门口的照片被摄入手机，那蓝说了谢谢，与导游告辞，走进街边的咖啡馆，连接网络，打开微博。微讯的好友圈崛起之后，她许久没有更新微博了。她快速注册一个新账号，将照片发上去，留下文字：雷克雅未克的深秋，鸭子湖水暖，归期近，心已远。莫因心无所恃，而随遇而安。

那蓝回到青年客栈，这里有全球各地的背包客，聚集在咖啡厅聊天上网，他们常约好行程，同去某个景点。那蓝刚坐下，一个有地道伦敦腔的英国小伙儿就坐过来，递来一支香烟。那蓝今天牛仔裤和酋长帽很适合香烟，她吸一口吐出，在烟灰缸按灭，这个英国小伙儿并无恶意。

“Coffee or tea？”英国小伙儿不灰心，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

“咖啡。”那蓝用中文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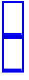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英国小伙子殷勤地端来一杯咖啡，伸手自我介绍：“I’m Jack，still in university, nice to meet you.”（我叫杰克，还在上大学，很高兴认识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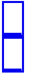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那蓝真诚地看着他，眨着眼睛说道：“我叫那蓝，来自中国，也很高兴认识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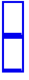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英国小伙儿听不懂中文，耸耸肩膀：“Can you speak English？”（你会说英语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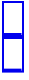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那蓝举起手机看完微博，向他嫣然一笑：“不懂中文，凭什么泡中国姑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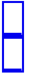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What？”（什么？）英国小伙儿沮丧极了，他连续几天来搭话。那蓝好像能听懂英文，却始终用他听不懂的中文作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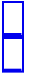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98
创业也要爱

“那蓝，真的是你吗？”杨洋阳喜出望外，她独自在欧洲游荡，越来越恨卢卡。这本来是两个人的旅程，全被他破坏，每天都骂臭卢卡坏卢卡一千遍。前几天得到那蓝的消息，就开始盼望，两人终于在埃菲尔铁塔下的咖啡馆相逢，见面竟跳着开心地抱在一起。

“在巴黎遇到，真是太好了。”那蓝也很高兴，有杨洋阳这个旅伴一起徜徉卢浮宫，那是多么难得的体验。

“来，我来点咖啡，点菜，我带着你去吃巴黎的每一道美食，去逛每个博物馆。”杨洋阳拿起菜单，竟向服务员迸起了法语，“大愚说过，你喜欢吃虾。哦，对了，大愚说你喜欢吃三里屯的卡门，地道的西班牙海鲜。我今晚带你去吃那家，一定赛过北京的一万倍，你信不信？”

“当然信，这里是欧洲！”那蓝兴奋地聊起来。她来这里是为卢卡当说客，谁都不希望杨洋阳和卢卡真的分手，可是见到杨洋阳真的喜不自胜，她根本没时间谈卢卡，反而和杨洋阳规划起三天的旅游线路。

“卢卡和郭鑫年这对傻瓜，哈哈。”那蓝喝了咖啡，吃圆了肚肚，又列出满满的行程，由衷说道。

“是啊，我们女人还常闺密喝个酒，他们男人喝酒就为了应酬；我们去健身房，他们在炒股票；我们出来旅游，他们在和团队做拓展训练。”杨洋阳立即噘起嘴巴，显示对卢卡的不满。

“男人挣百分之八十的钱，花了百分之二十，女人偏偏要花百分之八十，哈哈。”那蓝也觉得很有趣，等着杨洋阳的眉头舒展，再说卢卡的事情。“哎，男人们真是奇怪啊，比如卢卡，这么好的良辰美景，美眷如花，咖啡美食，却偏偏退掉机票，窝在车库咖啡加班。”那蓝提起了卢卡，小心地看着杨洋阳的反应。

杨洋阳把头转开，不接这话，显然还在生气。那蓝在来之前先劝了卢卡，再来劝杨洋阳，有了十足的准备：“我给卢卡讲了一个故事。”

郭鑫年和卢卡极讲逻辑，大多数时候靠逻辑和推理来解决分歧，逻辑总有行不通的时候。那蓝和杨洋阳不约而同找到一个办法：找到成功案例，尤其是乔布斯的案例，他们便不会争执。所以杨洋阳和那蓝都熟读《乔布斯传》，他们拿乔布斯举例，并非自认为多么伟大，而是出自内心的尊敬。

那蓝在杨洋阳面前复述这个故事，她的声音极好听，连杨洋阳都听呆了：“一九八九年十月，乔布斯在斯坦福做一个讲座，遇到了劳伦娜。那天晚上，乔布斯有一个销售会议，那时他被赶出苹果电脑，正在第二次创业，就像卢卡和鑫年一样。演讲结束之后，他走到汽车旁边想，我应该参加那个会议，还是回到劳伦娜身边？”

“他怎么选？”杨洋阳猜到，那蓝在为自己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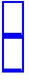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乔布斯做了正确的决定，留在劳伦娜身边。”那蓝打开手机，找到劳伦娜和乔布斯在一起的照片，“看看这些图片，他们那么相爱，他们有了一个男孩儿和两个女儿。乔布斯有没有因为家人的牵挂失去创业的热情和时间？恰恰相反，乔布斯随后重返苹果，设计出iPod、iPhone和iPad，改变了我们的世界。乔布斯曾经感言：这些都要感谢我的婚姻，感谢我的妻子，她的到来改变了我糟糕的生活方式，把我引向更好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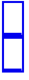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那蓝与郭鑫年和卢卡的沟通方式很特别，最低级的吵架是市井匹夫，嗓门大拳头硬，就是赢家；好些的是讲道理，可是这个世界道理万千条，未必都说得通。那蓝常常引经据典，只要在《乔布斯传》中找到一个案例，郭鑫年便心服口服，除非还能在乔布斯身上找到另外一个案例来推翻前一个。通过这件事，杨洋阳惊叹，那蓝比自己更有能力说服卢卡。她乖巧地举手：“我放弃，卢卡可以继续创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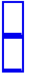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那蓝转述卢卡的道歉：“他想向你道歉。”

杨洋阳忽然笑了，问那蓝：“我应该这么容易接受他的道歉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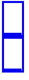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当然不能！”那蓝也笑了，她们都是情商极高的女人，必须将男人折磨到一定程度，他们才会乖乖听话，这个过程就像驯养动物一样。那蓝放下心来，她已经完成了任务，杨洋阳驯化卢卡的过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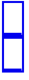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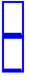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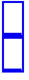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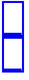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第十章
互联论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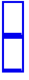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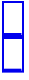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109
补贴大战

程啸虎和卢卡带着几个小姑娘在展馆门口，到处散发传单。这里人多车挤，正是难打车的地方，一个白领接来传单看了一眼，哼一声："凌步，刚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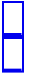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为毛？"卢卡穿了一身杨洋阳买的阿迪达斯的运动衫，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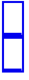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滴哒补贴十元，我这里只用三元钱，你说我用什么？"白领说完，屁股一扭腰一挺进了展览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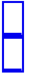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卢卡愣了一下，拉着程啸虎走到树下的马路牙子，用手机登录系统去看数据。一条断崖般的曲线出现在屏幕上，凌步数据猛然间急剧暴跌。程啸虎打开手机，轻轻念出新闻："企鹅技术入股滴哒，宣布向乘客和司机补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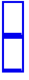
卢卡再看出租车司机的统计数据，活跃量趴在横轴。很显然，乘客卸载了凌步，司机停用了凌步。全部的努力被企鹅技术的补贴废去，这则消息如同当空一拳砸在程啸虎胸口。他哎呀一声，迷茫中只有一个想法："快，打电话给那蓝。"

在互联网论坛的第一天，企鹅技术召开发布会，宣布入股滴哒打车，并补贴司机和乘客，一场前所未有的补贴大战在全国范围内爆发，有人疯狂有人愁。









114
看得见的幸福

她为什么来了又走？罗维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披衣而起，拨出温迪的电话，听见熟悉的声音：“温迪，你来了，我很高兴。”

“嗯，我也是，为你高兴，你比我想象的还要棒。”温迪答道，语气中却有落寞。

“为什么不留下来？”罗维不关心她的恭维，他不需要。

“我怕控制不住自己。”

“为什么？”

“啊，罗维，那么多人，怎么能不控制？”温迪回想着罗维的主题演讲，那是此生中第二美好的时刻，“罗维，你应该冷静一下，让我考虑一下，好吗？”

“温迪，你是不是有难言之隐？”罗维岂是傻瓜。

“亲爱的，别多心，稍晚再聊。”温迪匆匆挂了电话，从卫生间出来。妈妈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她已经能从轮椅上下来了。少爷在一边拿着水果刀，正在为妈妈削苹果，看见温迪回来，满脸笑意：“小迪，谁的电话？”

“哦，没事儿，一位老友。”温迪轻轻答道。

“嗯，快来看，《爸爸去哪儿》，小甜鑫太逗了。”少爷没看出温迪神态的细微变化，也没有追究谁是那位老友。他真不介意还是装作不介意？只要看得见的幸福，就足够了。妈妈拍拍沙发让女儿过来：“小迪，快来。”她的病情渐渐康复，一切都值得。温迪想起失去的友情和爱情，泪水如同珍珠一般滚落。罗维适合我吗？那蓝说过，我们两个都太强了，注定不合适，可是相爱的人，又有什么不能克服？

